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6nB180

天童弘覺忞禪師北遊集

清 道忞說　真樸編次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住大內萬善殿語錄
  - 奏對機緣
  - 奏對別記上
  - 奏對別記下
  - 偈
    - 見聖謠三章
    - 上問孔顏樂處荅云一箇閒人天地間因成四韻
    - 上賜御畫山水圖(有序)
    - 上語及先師…
    - 上詢先師語錄…
    - 上詰天童何義…
    - 上問祖山初見何人…
    - 上所居師薨堂門…
    - 上命供奉王國彩…
    - 上念恣將別去…
    - 上于乾清宮…
    - 上于庚子孟春…
    - 上于四月二十七日…
    - 上再擇夏五既望…
    - 上亟稱內臣張斐然…
    - 上敕門人本昇…
    - 上留門人本月本晢…
    - 上問恣幾時再來晤朕…
    - 上于十五日淩晨…
    - 贈普慈印心二天使
    - 贈靜香周觀察(諱荃)
    - 過淮河弔金龍四大王
    - 贈別山普應禪師
    - 贈祖山地姪禪師
    - 贈憨璞聰孫明覺禪師
    - 贈玄水杲孫禪師

- 東來堂霓菴公王于朝罷時間從問道終日無倦容短章以贈嘉其好善忘勢敏而嗜學有賢士之
- 風無貴人之習焉
- 贈慶雲李欽差
- 贈範宇張欽差
- 贈春雨雷欽差
- 贈鄰襄沈居士
- 贈湘南徐居士
- 贈普濟上人
- 為成茂成幹李大君少君製字孟祥仲謀賦贈
- 讀皜如曹居士申酉丙戌奏啟賦感
- 題血書華嚴經(有序)
- 題白團扇
- 題別山普應禪師所畫白菜
- 次韻留別春平吳上谷
- 奉　旨還山留別別山普應禪師
- 禮辭寶祖塔留別守塔潭湘禪人
- 登舟南邁有感而作
- 舟至臨清十月不雨矣水涸塗見長年束手無策時護送天使欲遂棄舟余示以九重德意關帝威靈果而河水驟滿抵東昌大雨由是獲濟
- 過分水龍王廟讀永樂朝開河宋尚書禮公碑碣

◦ 贊
- 血書曼殊大士贊
- 普賢大士贊
- 達磨大士贊(二首)
- 紫柏尊者達觀可禪師贊
- 敕賜天童密雲悟和尚真奉旨題贊(有序)
- 敕賜別山慧善普應禪師真贊
- 慶雲李公畫相贊
- 春雨雷金吾畫相贊

◦ 雜著
- 參禪要語
- 師蕘說
- 敕建南苑德壽寺記
- 重修笑巖祖塔記
- 重修城南海會寺記
- 京都城南放生社序

    - 京都城西紫竹院放生社序
  - 御札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一

門人真樸編次

住大內萬善殿語錄

順治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奉旨開堂結冬，聖駕親臨，特差內院官李世昌、張嘉謨、雷先聲執香迎師至座前，師云：「兜率上升，天王敷座。不見道：名稱如來聞十方，諸吉祥中最無上，昔曾處此摩尼殿，是故此處最吉祥。」以手指云：「大眾看看，百萬億欄楯階陛、百萬億天繒妙寶、百萬億香光雲網、百萬億殊勝莊嚴，一一皆由我皇積劫修行百萬億阿僧祇善根功德所共成就，於一念間於此殿中一時顯現了也。還見麼？」遂陞拈香：「此一瓣香，不自天生、非從人得，一本諸佛菩薩大慈薰種、大悲植根、大喜大舍之所灌溉滋培、大願大力之所暢茂條達，然後斷之以金剛智斧，析之以方便慧刀，爇向爐中，結而為蓋，則覆被大千；散而為雲，則潤流沙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功超三后，道貫百王，舞干羽而格有苗，八荒順化；垂衣裳而朝萬國，天下歸仁。」復拈云：「此一瓣香，毘藍園裏收來，無憂樹下將出，爇向爐中，奉為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皇太后、次及內宮皇后，伏願壽同山固、福與天齊，濬發長祥，克昌厥後。」

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

師展拂云：「倒騎鐵馬入重城，敕下傳聞六國清，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還有同途合轍者麼？不妨攜手上高臺。」

問：「今日奉旨開堂，當說何法？」師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進云：「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此是後人頌黃檗為人處。即今御駕親臨，和尚作麼生相為？」師云：「香煙堆裏好生觀。」進云：「只如現前大眾，那箇知恩？」師打云：「你須領取者一頓。」進云：「還有報恩者麼？」師云：「大家齊著力。」進云：「恁麼則華封三祝，不獨唐堯。」師云：「速禮三拜著。」進云：「某甲亦得橫趨金殿過，身惹御爐香。」便禮拜。

問：「飛錫一聲天地動，爐煙起處遍乾坤，為國開堂於此日，未知將底答皇恩？」師云：「須彌有頂低垂日。」進云：「師將少室真消息，祝讚當今有道君。」師云：「兜率無根下戴鼇。」進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師云：「不勞重說偈言。」進云：「琉璃殿長珊瑚樹，瑪瑙階生碧玉華。」師云：「閒言語。」僧禮拜。

問：「靈山憶別已多年，一會相逢尚儼然，龍象駿奔咸鶴望，請垂一語利人天。」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進云：「一句迥然開祖胄，千秋法運喜重新。」師云：「未盡贊揚。」進云：「但願舜日與佛日同輝，慧天與堯天共朗。」師云：「不妨道著。」進云：「從此堯天光不夜，真風普扇十洲春。」師云：「篷底月明歸載去，劫前風韻落誰家？」僧喝，師云：「皇帝面前，何得下喝？」進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師以杖推下。
問：「遠頒睿旨，留供闕庭，特命開堂，將何酬答？」師云：「惟憑一滴曹谿水，遍界為霖報我皇。」進云：「萬方瞻此日，九土沐洪恩。」師云：「大地山河齊點首，同呼萬歲聖明君。」進云：「昔日趙州因燕、趙二王至，州據坐云：『上等人來，禪床上接。』即今聖駕親臨，和尚又如何施設？」師云：「適來拈香祝聖已竟。」進云：「如是，則光揚大法全在斯時。」師云：「窣堵那吒掌上擎。」進云：「昔日靈山親晤後，現登佛位示金輪。」師云：「且喜閻黎共證明。」
問：「太白遙遙降紫泥，高飛法錫到龍墀，安禪大內親承供，報答皇恩句倩誰？」師云：「金香爐下鐵崑崙。」進云：「過去五佛開三顯一，不知顯那一義？」師便打。進云：「即今棒喝交馳，又顯何事？」師復打。進云：「謝師指示。」師云：「你曾夢見也未？」進云：「慈風蕩蕩播今古，遍界歌謠祝聖君。」師云：「學語之流，一札千行。」乃云：「靈山密旨，千聖同宣；少室真宗，萬靈共證。其奈依稀越國者多，彷彿揚州者眾，正如入京朝聖主，纔到潼關即便休，所以不睹廣大門風，焉知威德自在？」拈拄杖卓一下，云：「若向者裏一蹋，鴻門洞開兩扇，則可謂腳跟不動，身入帝鄉，造託非他，盡蹋御園春色，欽承有自，無違咫尺天顏。諸仁者！宣德門前且無曲徑，含元殿上覓甚長安？然則把定乾坤，奚煩顧佇，流通正眼，端在茲辰。何故？欣逢聖主隆吾道，千載難忘此一時。」復云：「制結皇家，禪安大內，地爐掘深深之炕，獸炭燒燄燄之煤。欽差內院三員、正副監司兩位，禁城把斷，密不通風，閶闔牢關，水無滲漏。如此嚴切，為汝諸人。諸人合作麼生即得？若非皮骨通身換，難報我皇護念恩。」
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如是。」卓拄杖下座。
舉：「大覺昇長老旅菴月西堂立，僧上堂問：『綸音既奉，寶座隨陞，祝聖伽陀，驚聞舉唱。大暢玄風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駱駝尾上弔冬瓜。」進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雞足山中，等箇甚麼？」師豎起拂子，云：「專待流通此事來。」進云：「向上一路，千聖不言，多子塔前，合談何事？」師便喝。進云：「祇如今日和尚陞堂，特為分座，作麼生是為人一

句？」師云：「問取座元天岸昇。」進云：「與麼則一滴曹源續遠流去也。」師云：「誰知正法眼，滅卻瞎驢邊。」僧一喝，師云：「好一喝。」僧拂袖歸眾。乃云：「昔年北海曾分座，今日攜登萬歲臺，幸有任公竿在手，不煩船子竹重栽。衲僧巴鼻從施展，佛祖牢關任打開，接得滹沱嗣斷際，鐵牛生下玉麟來。」

復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乾峰老子雖是握節當胸，未免死守善道。若是萬善，舉一不妨舉二。栴檀林內栴檀、師子堀中師子，一不放過、二非落節，萬里無雲萬里天，千江有水千江月。祇如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乾峰呼典座：『來日不得普請。』要且如何論量？又作麼生諮參？分付西堂月旅菴。」

上堂，問：「朔風颯颯，卉木蕭蕭，應時雪曲則不問，雲門三句請師宣。」師云：「昨夜三更半，石人鬥禮拜。」進云：「大千籠不住，沙界絕遮欄，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恆。」進云：「聲色俱不到，語默總無干，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戕。」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曳。」進云：「更有一句，請師拈出。」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復打，云：「收。」進云：「今日恰是某甲錯問。」師云：「犬吠虛聲切，愚人望太陽。」

問：「春冬易過，四序如流，龍華三會且休題，佛在祇園事若何？」師卓拄杖，云：「能為萬象主，豈逐四時凋？」進云：「今朝和尚萬善陞堂，又作麼生？」師云：「人天大眾共圍繞。」進云：「如何是肉眼？」師打云：「者無明塊頭。」「如何是天眼？」師云：「仰面看取。」「如何是慧眼？」師云：「辨得你了也。」「如何是法眼？」師云：「鐵蛇鑽不入。」「如何是佛眼？」師云：「摩醯首羅有三隻。」進云：「恁麼則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師云：「甚處去也？」

一僧出云：「請和尚手中棒喫。」師云：「且待三十年後著。」進云：「知音不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師云：「你因甚刺腦入膠盆？」乃云：「栴檀樓閣白牛車，曉日光籠五色霞，誰向東風歌一曲？御園開遍牡丹華。有般漢，祇憑箇蓋色騎聲者句子，道我千差坐斷、萬別一途，死獦狙地硬自差排，為人舉覺，誑他閭閻即得。若欲出頭天外，獨步大方，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必須手眼通身，高低普應。遇川廣人與他說川廣底話、遇閩浙人與他說閩浙底話、遇江淮人與他說江淮底話、遇長安人與他說長安底話，方可謂之：『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何故？人居大國方為貴，水到滄溟徹底清。」

至節上堂，拈香祝聖：「此一瓣香，先為佛心天子，次為國太摩耶，伏願常居鳳闕，永鎮龍樓，覺了自心，超步毘盧，寶頂義成，一切頓圓，調御十身。」
問：「祖印高提於五鳳樓前，已見聲光浩浩，門風遠播於千秋世外，應知規步綿綿。灰飛律管陽初復，榜出僧堂意若何？」師云：「夜來天子拜南郊。」進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現前大眾箇箇活潑潑地，還收得此意麼？」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是什麼消息？」進云：「報道來年春更好。」師云：「羅睺羅兒與一文。」乃云：「夜來天子拜南郊，雲物交章瑞氣饒，林下慶逢何以祝？千祥願共集今朝。一、願皇帝萬歲，二、願國母千春，三、願內宮皇后早生太子，四、願文武官僚高增祿位，五、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六、願天下太平，干戈永息。有般禪和子便道：山僧椿椿咒願，只是為了朝廷一家，於諸現前大眾豪無顧念之心。阿呵呵，若論現前大眾，非但山僧，直饒三世諸佛也無他著力分。何故？形山共有天真寶，萬象光吞自本來，佛祖尚然侵不得，陰陽何事解相催？傲殘臘雪衣千綴，貯盡山雲缽一枚，寵辱無驚神自王，天宮地府任徘徊。」
上堂，問：「天上星同月，人間河與山，星月河山歸一統，祇如王子未登殿時如何？」師云：「端拱深宮內。」「王子正登殿時如何？」師云：「諸國盡來朝。」「王子登殿後如何？」師云：「天下太平，萬民樂業。」進云：「恁麼則自從一箭收功後，萬載千秋帝業隆。」師云：「不是閣黎分上事。」
問：「普天匝地祥雲起，靉靆繽紛瑞氣騰。瑞氣騰空則且置，如何是萬善境？」師云：「華雨晝飄龍座暖，天風時送御爐香。」「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芒鞋蹋上黃金闕，竹杖敲開帝里門。」僧擬進語，師云：「何不問人中意？」進云：「前問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你且向下會取。」「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剎竿頭上風車子。」進云：「恁麼則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云：「站過者邊著。」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念話杜家。」
問：「作麼與和尚相見即得不犯於鋒芒？」師云：「禮拜了退。」僧作禮，云：「犯。」師便打。
問：「向上一路即不問，千聖不傳事若何？」師擊拂云：「驀。」進云：「恁麼則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引不著。」進云：「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他人行處行。」師云：「亂走作麼？」僧一喝，師便打，乃云：「諸佛無有法，佛於何有說？但隨其自心，謂說如是法。灼然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

者。敢問大眾，祇如『三腳驢子弄蹄行』，『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如是之說，且道是自心所謂耶？不是自心所謂耶？道是則謗心，道非又謗經，畢竟如何即得？河裏失錢河裏摝。參！」

上堂，問：「達磨西來一字無，全憑心地用工夫。既然心地用工夫，如何過去心不可得？」師云：「昨日小盡二十九。」「如何現在心又不可得？」師云：「今朝臘月剛初一。」「如何未來心不可得？」師云：「過後五日向你道。」進云：「三心既不可得，老和尚又教大眾參箇甚麼？」師云：「教你向三心不可得處參。」進云：「恁麼則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師云：「依然乾燥燥地在。」

問：「擿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龍象交參即不問，五家宗旨請師通。」師云：「逐一問將來，棒下翻身去，風光遍界騰。」「如何是臨濟宗？」師云：「金剛杵打鐵山摧，星移斗轉乾坤黑，稍有絲豪實不存。」「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五鳳樓前舞鷟旂，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華依舊笑春風。」「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問取三宜和尚去，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如何是溈仰宗？」師云：「紅線兩條穿海嶽，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云：「零秋風動萬家砧。」進云：「五家宗旨蒙師指示，末後一句請師速道。」師便喝。進云：「再請一喝。」師打云：「你尚未知落處在。」僧禮拜歸位。

問：「君王有道干戈息，四海人民賀太平。如何是君？」師云：「當今皇帝萬萬歲。」「如何是臣？」師云：「鵷鷺班聯拱玉宸。」「如何是君視臣？」師云：「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如何是臣向君？」師云：「歸仰如日就如雲。」「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進云：「五位君臣蒙師指，再求一句報君恩。」師云：「國王長壽，天下太平。」

問：「理事無礙，體用全彰。體用全彰則不問，如何是理法界？」師云：「九德陶鎔空有象。」「如何是事法界？」師云：「五色光先入紫宸。」「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云：「佛殿走出山門外，僧堂撞入廚庫裏。」「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舉起拂子，復放下，云：「與你熟商量。」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盤內無鍼不指南。」師云：「是什麼道理？」僧禮拜，云：「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轉使楊朱泣路隅。」乃舉：「馬王請石門蘊和尚住夾山，鑾駕出接，便問：『如何是西來大道？』蘊云：『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神鼎諲禪師拈云：『一等是祇對人王大哥三昧寬廓。何也？與麼祇對，又不負西來大意，又

善能回互，其中理事樅然。』有問神鼎：『如何是西來大道？』對云：『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師云：「若據山僧看來，一人有身而無用、一人有用而無身。有用無身者，理上偏枯；有身無用者，事上不足。若是山僧，又且不然，有問：『如何是西來大道？』但云：『等閒蹋著來時路，好道堂堂信步歸。』大眾！堂堂好道即且止，如何是來時路？」卓拄杖云：「宮眷法從人等，至此下車馬成道。」
上堂，問：「曠大劫來成佛久，雪山又道悟明星。敢問此理如何？」師云：「今日方知本現成。」進云：「道離言說，和尚今朝上堂，且道說箇甚麼？」師云：「塵剎共宣無間歇。」進云：「大哉，聖人！千古一轍。」師云：「怎麼見得？」進云：「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師云：「且莫塗汙山僧好。」
問：「雪山夜半睹明星，正覺今朝道始成。如何是正覺山前事？」師云：「秋壟此時驅健犢。」進云：「如何是出世因緣事？」師云：「道山何日跨歸鸞？」進云：「今朝事作麼生？」師云：「看腳下。」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云：「虧你念得熟。」
問：「昨夜睹明星，今朝佛成道，如何又說『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師云：「近北始知黃葉落。」進云：「吾師應召遊京國，萬善陞堂事若何？」師云：「向南空見白雲多。」進云：「皇恩普覆三千界，法雨周流萬國中。」師云：「只你猶欠水艸。」僧一喝，師云：「一任[跳-兆+孛]跳。」乃舉起拂子，云：「大眾見麼？若也見得徹去，可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其或未然，拂子不免打葛藤，謾你諸人去也。」復舉起云：「即此是如來智慧德相，即此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此是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是故靈山以此而末後拈華，飲光以此而破顏微笑，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以此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天下老和尚以此而建大法幢宣大法要，山僧以此而開鑿人天續佛慧命，諸人以此而晝夜六門放大光明。大眾既是同彼同此、同見同聞，因甚釋迦悟去，諸人不悟？」擲下拂子云：「只為分明極，反令所得遲。」
上堂，一僧纔出，師約住云：「三臺應合大家催，敲唱還須妙辨才，埽卻葛藤陳舊案，生機一路問將來。如何是生機一路？」僧喝，師便打。僧擬議，師喝下。
又一僧出，師云：「夸父但追紅日走，陳摶偏占白雲眠，你為甚刺腦入膠盆？」僧擬議，師喝下。
又一僧出，師云：「西風蓬島仙鄉遠，夜雪藍關客路長，你蹋破多少艸鞋到者裏？」僧擬議，師又喝下，乃云：「諸人總被葛藤絆倒，幸值皇帝在上，不可冷了壇場。山僧不免令拄杖雲興普慧之

問，更令拂子餅潟普賢之酬，作一場佛事看。」敕拄杖出班問話。移拄杖向前云：「來也來也。」問：「我觀仁者廉纖不少，因甚諸方付法必將仁者傳持？」答：「指揮如意天華落，收放同時妙體彰。」「如何是妙體彰底事？」答：「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適蒙和尚教問話，唯願仁者不吝慈悲。」答：「如上人者，恐難酬對。」「世、出世間，何者為尊？何者為貴？」答：「人中天子，法中王。」「如何是人中天子？」答：「四海皆臣妾，萬方拱紫宸。」「如何是法中王？」答：「常以法財施一切。」「人王、法王，相去多少？」答：「日月兩輪交互炤。」「人王尊耶？法王尊耶？」答：「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人王見法王時如何？」答：「帝青倒影浮春殿。」「法王見人王時如何？」答：「太白流光入夜池。」「人王、法王相見，合談何事？」答：「入到桃源舊遊處，一層峰鎖一層峰。」「昔日梁武帝初見達磨，便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答：「炤膽寒光沉碧漢。」「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作麼生？」答：「潑天滄海浸須彌。」「叢林盡道達磨不諳時機，故遭武帝攙出，未知是否？」答：「掀翻海嶽求知己，為報時流莫浪猜。」「爭奈獨自凄凄暗渡江？」答：「少室巖前金鳳舞，卻憐嫩桂影婆娑。」「今日皇上設問仁者：『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合作麼生致對？」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對朕者誰？』又且如何？」答：「萬歲臺前，焉敢造次？」「如斯祇對，還契他聖意也無？」答：「應知天鑑自高垂。」「恁麼則九年冷坐無人識，內苑今開五葉華。」答：「來年更有新條在，漏凜春光卒未休。」「為是生人福業？為是法運當興？」答：「吾道欣逢真聖主，風雲嘉會際昌期。」「祇如諸方知識，合作麼生報答即得不辜皇恩？」答：「閒把一枝無孔笛，為君吹出太平歌。」「善哉，仁者！機能活千古，傳持信有由。」答：「堊斲鼻端非匠石，運斤爭顯郢人高。」「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清風動地生。」答：「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遠煙浪且置，願聞好商量。」答：「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可謂昔日普賢，今朝仁者。」答：「休將鶴唳誤作鶯啼。」乃喝一喝，云：「不是山僧喝住，看者兩箇漢打葛藤有甚了期？所以雪竇明覺和尚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假饒盡大地乾坤艸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音各致百千問難，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便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大愚芝和尚云：『翠巖即不然，盡乾坤大地微塵化為衲僧，各致一問，問問各別，但向伊道：「你許多衲僧皮下還有血麼？」』今日山僧又復不然，盡空法界無邊國土俱抹為塵，盡此塵點衲僧各致百千問難，總與劈脊便棒，若知棒

頭落處，管取恆沙疑義一時瓦解冰消。大眾莫道山僧扶他拄杖子好。」擲拄杖下座。
除夕小參：「休去歇去、冷湫湫去、滴水滴凍去、純清絕點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長安城裏臘月三十日到來去。前九句即不問諸人，後一句你道如何？千門掩斷金貂客，萬事收歸大道杯。說到此間亭子裏韋天聞得，驀地出來道：『長老！長老！你從南遠來安禪大內，不見你爐頭熱鬧，逼得幾箇生蛇化龍，倒說與麼扯長冷話，幾時得他心眼廓徹去？』山僧被伊搔著癢處，不覺謾成山偈一首：老我憨憨坐釣磯，金鉤不曲巨鼇稀，相看賴有海門月，鐵笛邀同舴艋歸。他道：『長老！你一發獃了，臘月三十夜，那裏討得月來？』」乃喝一喝，云：「你自被箇須彌山子遮卻眼睛，無端錯怪他人作麼？」
復舉：「玄沙出嶺，因築破腳指，大悟，回見雪峰，峰曰：『子何不遍參去？』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後來梁山觀悟道，又有頌曰：『參道喜明無說句，通玄不是意中猜，超今異古終難況，幸感西胡特地來。』且作麼生和會好？還知麼？玄沙據虎頭，梁山收虎尾，你道中間底復屬阿誰？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此一瓣香，金為枝、玉為葉，天同蓋、地同擎，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得一居貞函三御極，蘿圖鞏固，等劫石而彌堅，寶曆常新，空芥城而不盡。更祈聖母皇太后、次及內宮皇后德思齊而思媚，男斯百而斯千，如盛至之川流，多受福祉，類升恆之日月，萬有千春。」乃云：「一二三，風卷蟭螟過海南，三二一，上下四維無等匹。地天得一故清寧，一得我皇天下式，唯有衲僧得處奇，衲僧得一天難測。驪龍頷下抉明珠，猛虎頭邊揮玉尺，佛祖看成鹿夢蕉，浮幢視等蟬委翼。手攜席帽出長安，頭戴華巾離少室，一箇閒人天地間，清風匝地有何極？」
上元日上堂，問：「十五日已前，欲借一問，得麼？」師云：「但向十五日已前問將來。」進云：「五九盡日又逢春時如何？」師云：「清風來未已。」進云：「十五日已後請師答話。」師云：「明月炤重城。」進云：「冬到寒食一百五，學人恁麼道，和尚又作麼生？」師云：「許你與麼道。」進云：「正當十五日，又如何話會？」師云：「千燈光炤夜，萬樹火燒空。」進云：「欲得祖風不墜，委在明眼宗師，瑯琊五種禪病，更冀法檀點破。」師云：「我者裏一病也無，點破箇甚麼？」進云：「又道不得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師云：「放下腳來看。」進云：「二、不得孤峰獨宿時，如何？」師云：「隨緣觀自在。」進云：「三、不得張弓架箭

時，如何？」師云：「且喜天下太平。」進云：「四、不得物外安身時，如何？」師云：「觸處任方圜。」進云：「五、不得滯於生殺，又作麼生判斷？」師喝一喝，云：「是生？是殺？」進云：「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只如諸方說法，還有不滯一處者麼？」師云：「上座曾到諸方也未？」進云：「畢竟將什麼接物利生？」師豎拂，云：「將者箇。」僧一喝，師云：「臨濟兒孫猶在。」進云：「非但此眾洞開心目，直使諸方打翻藥爐去也。」師云：「坐斷十方，何處出氣？」僧禮拜。師乃云：「心月孤圜，光吞萬象；心燈晃耀，萬古長今。所以燈不自炤，炤必因心；月不自明，明以心顯。叵怪寒山子，吾心似秋月，碧潭空皎潔。又怪漳州權，吾心似燈籠，著火內外紅。斯皆不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之說也。老萬善莫別有長處麼？吾心非月亦非燈，攪不渾兮止不澄，曠大劫來無別異，輝天鑑地自光騰。」

解冬上堂，問答不錄，乃云：「去年十月十五日開爐，諸人在裏許，山僧不在裏許。今歲正月廿五百日期完，諸人不在裏許，山僧卻在裏許。何故？山僧以十世古今為旦暮，無邊剎海為禪床，真如實際為尼師壇，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為鄰對單，盡空法界聲聞、緣覺為麤糲行童，含靈抱識一切有情之類為公案話頭，於中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然則正當今日卻要禮辭闕庭，復歸林下，又作麼生？金蕊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復舉：「丹霞淳示眾：『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遂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華不似他。』」師云：「丹霞雖然與麼拈出，也則是明珠暗投，豈免按劍相顧？爭似山僧今日。」擲下拄杖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炤夜。」

上因師還山，駕幸萬善殿話別，仍傳旨請師上堂，問：「安居大內，密不通風，得旨還南，光生泉石。把住即不問，如何是放行一句？」師云：「七通八達。」進云：「恁麼則一月印千江，去來無朕跡。」師云：「一任縱橫。」進云：「既沾新雨露，擺手出長安。」師云：「只許你一半。」問：「百尺竿頭進步，千尋崖底翻身，絕後再甦底人如何行履？」師云：「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進云：「與麼則遇緣即宗，隨處建立去也。」師云：「新羅天子[跳-兆+孛]跳上梵天。」僧便喝，師亦喝。進云：「厲風不鳴條，驟雨不破塊，坐享無為底人如何受用？」師云：「八方齊入貢，萬國盡來朝。」進云：「十萬江山稱佛國，百千香火祝堯天。」師云：「不妨被闍黎道著。」進云：「皇情特重，馳驛還

山，報恩一句，請師速道。」師云：「無計上酬天子德，心香一炷滿山樓。」進云：「握手臨岐，如何話會？」師云：「車如流水馬如龍。」進云：「可謂風力扶帆行不櫂，笛聲邀月下滄州。」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進云：「祇如五千里外，作麼生與紫宸相見？」師云：「春寒秋熱，不間一絲。」進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師云：「私事不得官酬。」乃云：「長安門外有一人，樞機竭盡，入作無從者，過在望上心高，不自知有故也。長安門裏復有一人，玄辨徒呈，出身無路者，過在鳳縈金網，莫克翀霄故也。諸仁者！苟能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道奧深臻，玄關不住，縱步威音王劫外，踢翻鸚鵡月洲前，則出為毘盧之師，入作法身之主，又何須借路還家？自然回途得妙，然後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更有何過？正當恁麼時如何？四海五湖皇化裏，杖頭八面起清風。」卓拄杖下座。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一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二

門人真樸編次

奏對機緣

九月十七日至天津，天使入奏，上命備車馬迎師。二十二日午刻進萬善殿，駕隨到，召師進見，傳諭免禮賜坐。師云：「山林野逸，特蒙寵召，夙生何幸，得睹天顏。」
上慰勞畢，乃問師年臘，得法元由，師詳敘始末。復云：「老和尚最初開堂何處？」師云：「繼席天童。」上云：「同門昆季有幾何人？」師云：「十二位。」上云：「老和尚第幾？」師云：「忝居第八。」上復問同門名號，師一一宣畢。上問：「老和尚得法弟子幾人？」師云：「二十五人。」上問：「得法隨侍幾位？」師云：「六人。」上傳召隨侍進見，逐一問名畢，遂傳諭：「朕敦請老和尚遠來，本為弘揚佛法，況天氣嚴寒，且結冬制，俟春日還山何如？」師良久云：「遵旨。」即諭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仍諭：「上堂日命諸禪者進萬善殿裏聽法。」
次日辰時，上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賜坐，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師云：「奉皇上詔書，特特到此。」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豎拳云：「突出難辨。」又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云：「還聞麼？」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士皆無語，上發笑。
上問：「老和尚幾歲上參見天童先和尚？」師云：「三十一歲。」上云：「初參何人？」師云：「打初行腳，曾見黃檗無念和尚。」上云：「無念和尚誰之法嗣？」師云：「念師於七尖峰大休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實未見休也。」上云：「是甚言句？」師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休云：『黃瓜茄子。』」上云：「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云：「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箇會處。」學士云：「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畢竟作麼生？」師云：「明破即不堪。」又問：「女子出定公案，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士云：「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只轉得半藏，那半藏作麼生轉？」師云：「學士起身禮拜皇上著。」又問：「發心參禪即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云：「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生，善

惡何著？」士沈吟，師震威一喝。上云：「纔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云：「大哉，王言。」
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云：「待皇上悟後即知。」學士進云：「悟即不問。」師云：「問即不悟。」上首肯。
上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作麼生參？」師云：「畢竟念佛底是誰？但恁麼看。」上提起案頭數珠，云：「和尚喚者箇作甚麼？」師云：「請陛下放下著。」上放下數珠，師云：「是甚麼？」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逆之則怒，順之則歡。」上欣然。復云：「大都此事甚難。」師云：「也不難。不見龐公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艸頭上祖師意。』靈炤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上云：「卻是靈炤超過龐公？」師云：「非父不生其子。」
上問：「壽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果是真實悟道善知識麼？」師云：「二老悟不由師，特印心於曹洞宗人，而知真行卓無可遺議者。」即舉：「壽昌偈云：『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唯慮行門虧。』至若湛師則雲流天空，事過即忘，尤稱無心道人。」上嘉羨不已。
復諭學士：「不須更問公案，但請老和尚開示做工夫。」士問：「做工夫只是多間斷。」師云：「間斷、不間斷不要管，若是怕間斷，即加一番隔礙，但遇事來即應，事後即單提正念。如王臨宇，秉靈鋒寶劍，凜凜神威，一切魔外誰敢近傍？做工夫須是恁麼始得。」士問：「做工夫還是看甚麼話頭？」師云：「話頭之說無有定法，但是去不得處便是話頭。古人於後學初機無處著力，不得已教他看一無意味話，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著令咬嚼不破，橫不得、豎不得。如一座鐵壁銀山頓在面前，孜孜沒沒，廢寢忘餐；有朝一日撞透銀山鐵壁，方是得力處。」士云：「如何得到廢寢忘餐底田地？」師云：「廢寢忘餐非是勉強，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不知不覺廢寢忘餐，蓋欲罷自不能耳。」又問：「世情濃厚，如何得輕去？」師云：「道念若重，則世念自輕。譬如秤物，一般頭重則尾輕，頭輕則尾重矣。」上笑云：「朕向亦曾如此過來，用心真切，則世緣不覺自輕。」士云：「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未免涉理障，恐難悟入。」師云：「即文字亦須有箇悟頭，方始超卓。如東坡是五祖戒後身，故下筆清空靈妙，但轉過頭來卻於己事生疏，然亦暫時岐路。」因舉：「溈山與寒拾相見機緣，拾云：『休休，他三生曾做國王來，一總忘卻了也。』古人多有隔陰之迷，唯皇上果位中人，雖現身為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誠過古人遠矣。」

上問：「有箇雪嶠和尚，聞渠真率不事事，末後示寂甚超脫，老和尚可知其人及曾親近否？」師云：「先法叔住開先時曾受西堂之職，及示寂雲門遺命主其後事。」乃述：「雪老人于丁亥年八月十九日示微疾，次日封鐘版，親書一紙示眾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華飛之句，奄然坐逝。然近代如林皋和尚之陞堂告眾、若菴和尚之預定逝期，其事詳載塔銘，皆忞所撰，則又不止一雪嶠老人也。」

上云：「學道須是恁麼方好？」師云：「此中亦有淆訛，如真點胸乃一代大知識，臨示寂展轉痛苦。侍者云：『和尚終日訶佛罵祖，而今卻恁般漏逗。』真云：『你作者般見解。』遂起身趺坐而逝。古來尊宿如此不一，儘有人不識修行、不聞佛法，也能預知時至，無疾而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眼若不明，即坐脫立亡未足多也。」上問：「先天童和尚示滅如何？」師云：「示現微疾，臨期按行工築，歸方丈，吉祥而逝。」上問：「有箇熊開元，曾見老和尚否？」師云：「曾見。」上云：「渠出家參禪有悟處麼？」師云：「覺得胸次未能灑然，但人品極是高卓，數為靈嵓分衛供眾。」上問：「靈嵓何人？」師云：「法姪弘儲漢月藏和尚之嗣。」

是日自辰至午，坐譚十餘刻方始回宮。

十月十五日，敘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八日，敘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九日，敘譚餘事，別記。

臘月十五日，敘譚餘事，別記。

庚子年正月初二日，敘譚餘事，別記。

正月初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正月十一日，敘譚餘事，別記。

三月十五日，駕至方丈，上云：「者幾日在宮中多看語錄，見有上堂、晚參、小參、示眾之不同，何也？」師云：「先德叢林，凡遇為國開堂及至節、元旦，皆陞座拈香祝聖，其餘三八朔望垂示俱名上堂。所謂晚參者，古來學者朝參暮請，善知識亦為之暮而陞堂，即上堂之異名也。小參者，所謂家教是也，與示眾均名，隨宜開導。雖立名不同，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

上乃命學士王熙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云：「有句無句且置，樹倒藤枯，畢竟何歸何處？」士云：「求老和尚分明開導。」師云：「事不如此。欲求老僧分明開導，即誤賺居士了也。」

上隨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上云：「陛下會麼？」上云：「不會。」師云：「只者不會底是箇甚麼？是何境界？作何體段？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語看。」師云：「無毛鐵鷂過新羅。」

上又問：「如何做工夫始得與此事相應？」茆溪進云：「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師云：「此語在我禪和家即得，皇上日應萬幾，若一日稍不勵精，則諸務叢脞矣。」上云：「畢竟如何用心即得？」師云：「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于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酬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念念不舍，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上云：「恐有間斷時如何？」師云：「參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器卻父母，即欲不哀痛不可得也。」上云：「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師云：「譬如大火聚，觸之即燎人，然道火何曾燒卻口？不見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上云：「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云：「唯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輪迴。譬如皇上尊居黃閣，忞與群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唯屈尊就卑，故忞等乃得共天語聞法要。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真之後如夢斯覺，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即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眾生沒在諸苦。我諸佛等不以證此便為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門、覺如夢之眾生。』從此起大功行，較前所修日劫相倍焉。」

上復問：「老莊悟處，與佛祖為同？為別？」師云：「此中大有淆訛，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為無因，濫同外道。」上云：「孔孟之學又且如何？」師云：「中庸說心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然佛祖隨機示現，或為外道、或為天人。遠公有言：『諸王君子不知為誰？』如陛下身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來示現成佛，亦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上歡然首肯。

師云：「忞望七之年，耳目昏重，不便常侍天顏，兼之近有執侍僧從天童來，言山中大眾望忞不回，俱有散去之意，恐叢林荒廢，乞皇上速賜還山。」上云：「趨風日久，得承謦欬，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語畢潸然。師云：「忞受天恩，兼之皇情眷注，亦何忍遠離？但前所奏請皆萬不得已。」上云：「老和尚到處利生，京師禪

道佛法寂然無聞者百有餘年，須得老和尚久久闡揚，始有向往之者。老和尚即不久留，亦須三年。」師云：「恣道德涼儉，曷能副上盛心？皇上以佛心天子徵書四出詔求四海知識，此風遍聞，天下億兆蒼生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皇上已為他下了般若種子，即不能當下行持，譬如丈夫食少金剛，要當穿皮而出，況般若正因乎？」上云：「朕亦不敢強留，違老和尚意，畢竟寬住幾時，得以時時請益可也。」是日自午至酉方始回宮。
三月十六日，敘譚餘事，別記。
三月二十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三月二十四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初一日巳時，上攜兩學士至方丈，命學士王熙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一字兩頭垂。」上問：「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大家在者裏。」學士復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師云：「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上以手指點云：「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云：「不離皇上舉手處。」復問：「僧問雪峰古澗寒泉話，與趙州所答為同？為別？」師云：「二俱作家，二俱瞎漢。」師因進云：「恣時常出醜上前，今日拈則公案，亦請皇上下語。」乃舉婆子燒菴因緣畢，遂云：「設抱定皇上云，正恁麼時如何？作麼生下一語，免得婆子趁出燒卻菴？」上云：「朕從來不曾留心，焉敢在老和尚面前指東道西？」師云：「乞皇上畢竟下一語。」上又推辭，師云：「皇上既下不得，決須發起勇猛心，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忽然囙地一聲，自然七通八達，得大自在。」
時上極為稱善，復敘餘事，及暮回宮，漏下三鼓，尤命內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詳加體究。
四月初六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二十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二十九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七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八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九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十三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十四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記。
上一日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直逼生蛇立化龍。」上云：「趙州當日頂艸鞋出去，南泉許為救得貓兒。若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師云：「老凍儂為他閒事長無明作麼？」

上一日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起示師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日輪正卓午。」
上一日問：「梁武帝見達磨，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云：「綿包特石。」上云：「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作磨生？」師云：「鐵裏泥團。」上云：「今問老和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上云：「對朕者誰瞽？」師云：「即日恭惟皇上聖躬萬福。」
上一日展視雪嶠老人真，其自贊有云：「者漢奇怪。」隨云：「請老和尚下語。」師云：「賣弄不少。」
上一日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復為按臣參黜，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云：「恣聞之：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皇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難擢之高位？」上曰：「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上與師，讀至篇末，云：「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上忽掩卷，曰：「請老和尚下。」師云：「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為大笑。
弘覺恣禪師北遊集卷第二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三

門人真樸編次

奏對別記上

上一日同師坐次，侍臣抱書一束，約十餘本，置　上前。上因語師曰：「此朕讀過底書，請老和尚看看。」師細簡一遍，皆左[巾*又]莊騷、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無不畢備，至末一本有二百篇制藝，則洪武開科以來鄉會程文。師曰：「此八股頭文字，　皇上讀他何用？」　上曰：「老和尚顧不知那，朕要覆試進士文章，如[巾*又]大成、孫承恩、徐元文三科狀元，皆朕親自擢取的，是敝門生也。」師曰：「狀元本稱天子門生，今又出自　陛下房中，則是親上加親矣。」　上為大笑。

上一日語師：「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晏駕。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親政。閱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發憤讀書，每晨牌至午，理軍國大事外即讀至晚。然頑心尚在，多不能記逮，五更起讀，天宇空明始能背誦。」

師曰：「如五百言一篇文字，　皇上要幾遍可背？」上曰：「六七遍亦強記得來，然半月十日即忘殺矣。朕書皆誦至五十遍，如經四則已背溫七次，計前後諸書讀了九年，曾經歐血。從老和尚來後始不苦讀，今唯廣覽而已。」師曰：「帝王之學貴在正心誠意，明倫察物，正不必如經生家區區呫嗶為也。」

　上曰：「朕觀前代帝王，如唐之太宗亦少年雅能，武戡亂、文經邦。今朕年齒不少，徒置身臣民之上，是以不敢自懷安佚耳。」師曰：　「陛下虛懷好學，如此將來不難軼湯駕禹，恐文皇未足當我皇也。」

　上又曰：「朕向來讀底書，多虧了曹化淳，為時常習他語音，遂成了夸話。老和尚可曉得夸麼？」師曰：「道忞聞得，到了山東、北京都叫做夸子。」　上曰：「北京城裏又叫做奮子，曹化淳是裏八府人，故名夸也。」師曰：「忞實不知。」

上亟稱狀元徐元文：「年少而才高學博，朕親試『天將以天子為木鐸』之文、蓮華荷葉薄之對，及孚齋說瀛臺賦，莫不妙有奇思。」師曰：「此鳳鳴岡、河出圖之瑞也，易稱聖人作而萬物睹。有我皇聖人在上，故元文出而瑞世耳。」　上曰：「御河之南有臺，明稱南臺，朕今改之，所謂瀛臺也。宮城之北有山，明稱煤山，朕今改之，所謂景山也，煤山即崇禎帝投繯之所。」語畢潸然。復歔欷

歎息，曰：「崇禎帝亦英主，惜乎！有君而無臣，不幸為李闖窘迫，畢命于此，殊為可恨。然明制過于文法太嚴，下情上閼，睽隔不通，未免有壅蔽之患耳。我朝則不拘大小臣工，一概寬之文法，從容召對，使常陛見，既才略可以盡知，且因以覘其人之詐與誠、忠與佞也。」師曰：「我　皇御下可謂唯聖人為能通天下之情。明庭反是，固及于亡，即先帝亦口舌喜怒進退臣工，殊乏知人之鑑。」　上曰：「知人則哲，自古為難者也，怪他不得。第崇禎帝極聰明，卻不信有佛法，將宮中累葉所崇事象，設命人使麻繩鐵索拖曳而出，其媟瀆神明如此，若我朝于三寶決不敢少有輕忽也。」師曰：「國家尊崇象教，使忞與天下緇侶得安泉石，真殫躬莫報　皇恩矣。」

上一日言及新進士：「當朕考選翰林時，有剃去髭髯假充年少以希入選者，不數日髭鬚仍出，則面如墨塗。有嘲之以西湖詩曰：『刪即刪兮留不留，鬚鬍抱怨幾時休？冷風吹得通身戰，卻把常州作滿州。』此翰林蓋毘陵籍也。」師曰：「進士周漁係廣陵人，滿面髭鬚不剃而亦選得翰林，何也？」　上笑曰：「如周漁之髭鬚方可稱『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者矣。第朕于翰林，不過就其才品高雅者選之，豈有偏比？其間偶有一二少年選入，彼遂以此迎合朕意耳。老和尚相周漁，豈不才品高雅者？」師曰：「誠如　聖諭。」上曰：「老和尚何從識周漁？」師曰：「忞居昭陽時曾及門問道，蓋親近牧雲弟之門人完白者為既久，故其人亦頗有見處。」

上遂使學士以孔顏樂處問漁，漁答云：「滿座春風。」又以「向上一事，千聖不傳」為問，答云：「我者裏用者閒家具不著。」　上大喜，特召至孚齋賜坐與茶，命作孚齋說，為刊布中外焉。

上出狩昌平回，為言：「明之諸陵，規模弘敞，工費浩繁，當日用金非數百萬不可，其中龍神結聚，堂局周正，唯長陵最佳。可惜朕去遲了，數百年合抱蒼松翠柏砍伐幾盡，朕已特下嚴旨仍加護植矣。但崇禎帝陵寢湫隘不堪合，朕自捐金修葺，奈國用匱乏，思諭明臣共襄厥事。」師曰：「伐陵斷脈，古今通弊。以元世祖之仁明，不能忘情于宋世六陵，乃　皇上不唯覆護之，反加崇飾焉。此至仁至聖之美政，真足為萬世有天下者師法也。」

上一日問師：「老和尚幾年上住天童？」師曰：「道忞于崇禎十六年癸未春，住持天童。初意只展三年廬墓之思，四眾勉請開法，至順治三年心器畢，將有他山之行，為魯國主起義越州，江于阻塞。是秋明師潰，大兵渡江，時寧波新任知府韋，忞適忘其名矣。」上曰：「韋克振也，其子韋成賢亦上科翰林，今補江寧督糧道去了。」師曰：「因韋知府請忞齋，始得謝事詣郡庭，屬以費隱容兄使請繼席焉。」　上曰：「老和尚門下亦有宰官嗣法者麼？」師

曰：「只有舉人張立廉，亦崑山世家子，幼掇科名，一上公車即杜門學道，垂二十年矣，與上科進士葉有恆為中表弟兄也。」　上曰：「崑山進士只有葉方恆，其弟方藹現登探華及第，蓋老和尚錯記為葉有恆耳。」師曰：「慚媿。　皇上日應萬幾，于疏逖新進之臣尚然簡在帝心，乃忞老昏健忘如此，揆諸　天聰，豈不雲泥相隔哉？」

上一日與師評論古今名臣宿將，摘瑕指瑜纖悉無遺。師因問　上：「廿一[巾*又]想經，　御覽多矣。」　上曰：「間嘗寓目，百不記一。若《資治通鑑》則朝夕在案，不時展觀也。」師曰：「宋臣李綱、明臣劉大夏，精忠練達，誠如聖鑒。然宋明兩代享國靈長，多由大臣輔弼之力，如趙普之逢君、張居正之攬權姑置不論，至若韓琦之調停兩宮、梁儲之迎立世廟，不可謂非精忠練達者。」

上曰：「老和尚許二臣精忠練達，所謂其智可及也；朕許二臣精忠練達，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即老和尚罪居正攬權是矣。彼時主少國疑，使居正不朝綱獨握，則道傍築室，誰秉其成？亦未可以攬權罪居正也。」師曰：　「聖智淵深，誠非凡見可測矣。」

上一日問先老和尚及師語錄雜著，師合并進呈，　上逐部繙揭至師語錄，問：「『山翁』莫是老和尚別號麼？」師曰：「不敢。」又問：「老和尚原號『木陳』，此何意義？」師曰：「本婺州山名，趙州門下有從朗禪師者住此，忞景慕趙州高風，竊比門弟子，為私淑諸人耳。」　上曰：「文集名『布水臺』，何也？」師曰：「廬山有瀑布，遊人題詠最多，李青蓮所謂『銀河倒挂三石梁』者是也。旁有峰筍，削與瀑齊，上平如砥，可坐十數人，故名布水臺。瀑之上為黃岥寺，蒙山道明、歸宗智常咸居于此。忞出家開先住靜黃岥，文集因遂託其名。」　上復展閱，見其中有薦嚴毅宗烈皇帝疏，　上曰：「毅宗莫不是崇禎帝麼？」師曰：「然。」　上曰：「本朝謚思宗，非毅宗也。」師曰：「忞僻遠疏虞，聞江南謚如此，而不知本朝有別謚也。」　上曰：「此亦何妨？」復披簡見禪燈世譜，　上曰：「此書老和尚集得極好，便于查考。」展閱至終，復語師曰：「幻有傳和尚下因甚不載雪大師？」師曰：「本有名字在磬山前，即先師豎龍池碑，亦載于法嗣之列，而雪師自謂上嗣雲門，肆罵先師，乃始刊去其名。」　上曰：「後來因甚又拈龍池香？」師曰：「先師入塔時，雪師以弔慰至天童，見叢林之盛、禪眾之多，深為感慨，因書扇頭送忞同參唯一潤者，潤數其侍者曰：『大師老矣，今天童圓逝，座下英靈如我唯一者奚啻萬千。何不住箇院子，總與收拾？門下終日作詩寫字，成得甚麼邊事？』大師聞之，笑曰：『唯一到也說得是，老僧便去討箇院子住，只是你們不要哄我。』潤曰：『哄即不哄，但要大師撥轉船頭，拈龍池

香，乃頭正尾正。若遠扳雲門，我輩決不肯做那無尾巴底猢猻。』大師曰：『是是。老僧出山就上龍池埽塔，撥轉船頭去。』自後住東塔，雲門遂拈龍池香焉。」　上笑曰：「雪大師到底心如赤子，不謾訶風罵雨，顛了一生。」

上一日問師：「漢月在先和尚付法弟子中是第幾位？」師曰：「五峰學兄下即漢月藏兄也。」　上曰：「聞得後來先老和尚復有書闢其謬妄，是否？」師曰：「語載《總直說》中，誠有此事。」　上曰：「果爾，則見地全乖，先和尚當日何必付他？」師曰：「漢月藏兄未見先師時已匡徒領眾，所以先師在廬山即見其語錄，曾謂侍僧曰：『此人聰明不亞博山，第語欠師承在。』緣藏兄負性堅剛，兼之造道英銳，在學地中本有悟處，但才高意廣，未免師心自用，喜于鑿空見奇，故其失也流為支離怪誕，如判六祖本來無一物為墮空落外者是也。」　上曰：「先老和尚何不教訓他？」師曰：「先師亦幾次移書規誡，藏兄反往往于提唱語中雌黃先師。故先師發明從上綱宗徵其謬妄，乃有數萬言闢書與前後三錄之說。」茆溪進曰：「即磬山先老人亦為藏公有《復問》萬餘言，現在行森袱中。」　上命筠溪持來，時青州大覺在坐，上曰：「天岸可為朕朗誦一遍。」至中間，　上不覺勃然變色，誦畢，　上曰：「此真法門跋扈之夫也。」因述《笑譚》有嘲人妄自尊大者云：「一村學究每言開天闢地以來祇有五箇聖人。或問為誰？村學究數曰：『盤古、伏羲、周公、孔子。』或曰：『第五位聖人又是那箇？』村學究笑而不荅，或曰：『莫不是老先生麼？』村學究拱手，曰：『不敢。』便是者般樣人。」眾皆大笑。

上一日語師：「昨在宮看先和尚語錄，見《總直說》中有『辯天三說』，道理固極于透頂透底，更無餘地可臻矣。即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讀之胸次豁然，雲披月現。朕向亦有意與他辯折一番，今見先和尚此書，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閣臣馮銓及詞臣製序，將謀剞劂，宣示中外，使天下愚民不為左道所惑。」師曰：　「皇上此舉功流萬世，奚啻出民水火之中。顧先師大義微言，何幸折衷我　皇聖人哉？」　上遂問師：「天主教書，老和尚曾看過麼？」師曰：「崇禎末年，廣閩盛行其說，有同參唯一潤者從福建回，持有此書，因而獲睹。」　上曰：「湯若望曾將進御，朕亦備知其詳，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謬之說無踰此書，何緣惑世反從其教？真不可解。」師曰：「此含生之所以出沒三途如遊園觀，蓋邪見為之糾纏也。」

上一日問師：「聞具德為一麤行僧痛打一頓，真有此事否？」師曰：「有之。」　上曰：「者僧何處人？見甚麼道理，敢打善知識？」師曰：「聞是河南固始人，科頭赤腳，到處叢林行杜多苦

行，便以己方人，見知識過，如為神農之言者，責滕君厲民自養底意思故。非但靈隱，即報恩和尚亦思痛下一番毒手，因伺候兩月不得其便乃止。」　上曰：「老和尚曾著他手麼？」師云：「道忞在維揚，曾來會下住了數日，幸而得免，想叨　皇上威靈故耳。」上為大笑。

上一日問師：「明季狀元楊廷鑑，老和尚可曾與他相會麼？」師曰：「道忞昔年過毘陵，叨承供養。」　上曰：「他與我朝狀元呂宮為兩聯襟，一箇人家生兩女，嫁了兩箇狀元，亦是人間希有之事。今廷鑑子又入翰林，年甚少而才學亦高。」師曰：「三十年來江南科第之盛獨數毘陵，至兩婿皆狀元，恐古今罕有也。」

上一日持一韻本示師曰：「此詞曲家所用之韻，與沈約詩韻大不相同。」師為展閱一過，　上曰：「北京說話獨遺入聲韻，蓋凡遇入聲字眼，皆翻作平、上、去聲耳。」於是，　上親以喉、脣、齒、舌、鼻之音調為平、上、去、入之韻與師聽之。又言：「西廂亦有南北調之不同，老和尚可曾看過麼？」師曰：「少年曾繙閱，至於南北西廂，忞實未辨也。」　上曰：「老和尚看此詞何如？」師曰：「風情韻致皆從男女居室上體貼出來，故非諸詞所逮也。」師乃問　上：「紅拂記曾經　御覽否？」　上曰：「紅拂詞妙，而道白不佳。」師曰：「何如？」　上曰：「不合用四六詞，反覺頭巾氣，使人聽之生趣索然矣。」師曰：「敬服　聖論。」

上曰：「蘇州有箇金若采，老和尚可知其人麼？」師曰：「聞有箇金聖歎，未知是否？」　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評得有《西廂》、《水滸傳》，議論儘有遐思，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見僻者。」師曰：「與明朝李贄所謂卓吾子者同一派頭耳。」

上一日語師：「朕前者因海氛之警，將親統六師屆于南徐，會江寧捷至中止。若果南行，當親入天童見老和尚，不須法錫遠來也。」師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以　皇上君父之命臨，忞艸莽之臣敢憚修途，第慚愚拙，無由克副　宸衷耳。」　上曰：「鄭成功真箇起義，興復明朝，此亦好事，朕豈怪他？緣順治初年曾經投順，今復入海。楊波則是在清、在明均為叛賊，此朕所以饒他不得。」師曰：「聞渠父芝龍在京，不知存沒何如？」　上曰：「收禁在城，亦是沒帳算底人，就教他下海濟得甚事？打死不如放生，故著人好好養活他一生罷了。」師合掌曰：「我　皇真天覆地載之量也。」

上一日語師：「適纔為雲南獻俘，朕特臨軒召問，蓋明朝國公姓桑名某者，本義王孫，可望將領，投了李定國故。義王失勢，歸順我朝頃，定國敗逃，此人落竄民間，為遊徼偵獲，并妻孥七八口杻械至京。朕熟視其人亦是箇漢，及詳細問他，則慷慨陳詞，殊無悚懼

之意，乃命解其束縛，與他散官一員，俾隨朕駕。」師曰：「此人有一千箇死字在項，賴我　皇起白骨而肉之，然復宜何縻軀而報聖恩也？」　上曰：「天下之大，似此等輩奚啻萬千，必欲依罪議刑，將不勝其誅戮矣。太上以好生為德，只當買雀放生也好。」師曰：　「皇上深仁厚澤如此，豈直令他反側子自安，從此窮荒絕漠盡入版章矣。」

上一日早朝後見師，曰：「今晨有官赴巡撫任辭朝者，其人才略儘好，朕慮他過用其才，因面諭之：『你才足辦此方事，但隨力隨分任運做去便了；若更加豪末其間，則生事害民，非國家與你之福也。』」師曰：「大哉王言！昔曹參治齊用此道也，人謂其善黃老術，不知即三代牧民之法也。恣見處處地方清靜寧一，後遂不靜寧者。皆官更擾之耳，我　皇此訓足垂萬世。」

上一日問師：「曹洞下近來有甚麼人？」師曰：「儘有說法主導一方者，如雲門下弁山之子百愚，曾繼道恣住大能仁寺，可稱善說法要，座下常有數百眾，即學問行解亦色色俱佳。」　上曰：「何處人？名甚麼？」師曰：「名淨斯，河南人。又石雨和尚亦雲門下，有天愚、遠門輩一般好門人。」　上曰：「聞三宜亦曹洞宗。」師曰：「百愚輩即其姪也。」　上曰：「聞他常講經，既稱宗師，當提持向上事，講經卻不相宜。」師曰：「始于雲門湛和尚以堠卒出家，信得此事，銳于參禪，雖浩然打徹，卻一丁不識，因親依雲棲始得宗說俱通。後來出世念學者根器不同，庶幾多方淘汰，可以廣利群品，故禪餘亦為講說。三和尚初依鉼匋，聞谷大師業通經論，洎參湛師，開悟後廣歷南北宗教，後出住顯聖，亦間為學者譚經，此雲門家法也。」　上曰：「有箇覺浪亦是曹洞宗，聞其善作文字，是否？」師曰：「浪和尚又出壽昌之後，下筆千言，思如涌泉，但稍欠精練耳。至若持論超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如哀公問社章，往多說壞宰我，他卻別生議論，謂孔子與宰我同一鼻孔出氣，總為有國有家者垂一鑒戒，見得一箇天下，數百年之內倏爾為夏、倏爾為殷、倏爾為周，金甌易缺，寶曆難長，使人惴惴焉，不勝天命靡常之懼。」　上曰：「下文卻難消釋。」師曰：「他說孔子底話，正是雪上加霜之意。謂夏后殷周者，還是成遂既往底事，不必理論他了，只是後來底人當思祈天永命，不要蹈他覆轍，此意須於言外見之。」　上曰：「卻違了朱註。」師曰：「他正謂朱子強解，所以翻案見奇。」　上曰：「我朝制舉凡中式文字要遵朱註，蓋文運與國運相關，自天啟年來倍叛經傳，好尚子書，刱為一種荒唐悠謬之說，互相染習，由是乖僻中于人心，國隨以亡。今朕深懲此蔽、力還正始，不拘鄉會小考，文字過五百言，試官參罰，

諸士退革。」師曰：　「皇上如斯維士風即是培國脈，天下將還淳返樸，再見熙和之象矣。」
上一日命近侍李國柱持一黃箋傳旨，命師起字，師恭議覺王、義成二字進之。　上旋命中使宣傳諭師曰：「此乃諸佛洪名，朕何人敢當此字？願老和尚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菴相待可也。」師乃更議慧橐、山臆字，面進之。　上以慧橐自名，山臆作字，刻玉為章，用之書畫焉。嗣後復命師起號，欲以菴字為準，師議穆菴、亹菴、簡菴、幻菴……十二號進呈，　上用幻菴二字。又命師起堂名，師議得師蕘，復著說以進，由是上益擊節嘉歎，以為極謙卑、又極尊光，卻移在他處不得，蓋非有天下者不可擅用也。
上一日語師：「經生家唐器一世光陰，只為得幾篇腐爛時文于己躬下，性命二字全不留心，殊可閔傷。朕于鄉會兩場，必命出理學題目也，教他思索一番，與他種箇因也得。」師曰：「此　皇上佛菩薩度盡眾生心也，然性命關頭，須當人信得己躬下有恁般大事方可留心，若只向文字上理會，任他千般思、萬般索，只打向得名場流轉。今　皇上但縣一格，有人悟得祖師禪定，與他今科狀元，自然箇箇留心。」　上曰：「老和尚說得極是。」
上一日語師：「韓愈是唐朝最不信有佛法底人，故其《原道》一篇語多支離，卻有李翺一箇好門生，于性命之學反極通透。」師曰：「他曾經藥山點化過來，故贈藥山有『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缾』之偈。」　上曰：「李翺有《復性》四篇，老和尚曾看過麼？」師曰：「忞向未見。」　上命侍臣李國柱取其書來，與師同誦，既畢，師曰：「宋杭州佛日寺有禪師名契嵩者，曾著《輔教編》及《傳法正宗記》，以萬言書達　御覽，仁宗為歎賞中宵，錫以明教禪師之號。忞常疑其文字高古，卻非先秦兩漢之體，而不知其祖述李翺也。然翺之通透性學，真難逃　聖鑒矣。」
上一日問師在俗名姓，師曰：「道忞俗姓林，名蒞。」　上曰：「昆仲可有幾人？」師曰：「祇有胞兄一人。」　上曰：「甚麼名字？」師曰：「兄名涵，字元孺。」　上曰：「與老和尚別來幾載不相見矣？」師曰：「去歲五月，兄涵攜姪輩數人來天童看道忞，適赴召上京，只住得一箇月。」　上曰：「子姪兄弟亦有在仕途者麼？」師曰：「堂姪于達僅以歲貢，現作本省羅定州教官。」　上曰：「聞得廣東比北方人尤不信向三寶，老和尚少年因甚出家？」師曰：「道忞因見目連傳，痛念生死，遂發心修行。」茆溪進曰：「老和尚未棄俗時，敝省最鄙薄僧家，以為遊手好閒，極不堪齒錄底人。近三十年來，則世家公子、舉監生員亦多有出家者，浙直素稱佛地，覺似不如廣東矣。」　上曰：「老和尚乘願而來，引導此

方，固非偶然也。」師曰：「時節因緣如此，忞何與焉？」　上復曰：「老和尚法諱不襲龍池派，何也？」師曰：「道忞在先師門下未曾更名，尤仍受業師派。」　上曰：「受業派如何？」師曰：「受業先師出家維揚，法名上智下明，派從西山戒壇分去底有二十四字，所謂『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圓明』者是也。然道忞不從慧而從道者，緣受業先師住廬山開先寺時，又演為『佛道興隆，有開必先，傳燈紹祖，以永萬年』一十六字。今忞以開先屬了別家，復演為二十八字曰『道本玄成佛祖先，明於杲日麗中天，靈源廣潤慈風溥，炤世真燈萬古縣』。道字宗開先，本字溯戒壇，以志不忘水木根源之意耳。」　上曰：「老和尚可將此派寫與朕。」師即寫呈，　上命侍臣收藏宮內。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三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四

門人真樸編次

奏對別記下

上一日問師：「先老和尚與雪嶠大師書法，二老孰優？」師曰：「先師學力既到而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而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搆而先師乏生動，互有短長也。記得先師常語忞曰：『老僧半生務作運箇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字？虧我膽大耳。』」
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揮豪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圓活。」　上復問：「老和尚楷書曾學甚麼帖來？」師曰：「道忞初學黃庭不就，繼學遺教經，後來又臨夫子廟堂碑一上，由不能專心致志，故無成字在胸，往往下筆即點畫走竄也。」　上曰：「朕亦臨此二帖，怎麼到得老和尚田地？」師曰：　「皇上天縱之聖，自然不學而能，第忞輩未獲睹龍蛇勢耳。」　上曰：「老和尚處有大筆與紙麼？」師曰：「紙即　皇上敕忞書手卷底，尚有十餘張，但新制鬃豪恐不堪　上用。」
上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豪擘窠，書一「敬」字，復起立，連書數幅，持一示師，曰：「此幅何如？」師曰：「此幅最佳，乞賜道忞。」　上連道不堪，師就　上手撤得，曰：「恭謝　天恩。」
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禎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將來，約有八九十幅，上一一親展視，師時覺上容慘戚，默然不語。師觀畢，　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身嬰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又言：「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議崇禎帝，又命閣臣金之俊撰碑文一通，豎于隧道，使天下後世知明代亡國罪由臣工，而崇禎帝非失道之君也。」師曰：「先帝何修，得我　皇為異世知己哉？」
上一日語師：「聞江南下戶之家生子則育，生女即淹殺，是何道理？」師曰：「為貧故，恐他日養成及笄，難辦嫁資耳。」　上曰：「豺虎性極殘忍，饑不食子；為人父母奈何使其出世一番，不見天日而速赴黃泉哉？即貧無嫁資，于問名納采之日不受其聘禮，則嫁時無妝奩亦怪我不得。朕極痛恨此事，已傳敕民間，如有此等父母議罪。」乃出經筵日記中諸臣贊美之文，與師誦之，師曰：「皇上保民纖悉如此，不特嬰孩受賜，三十年後，九土萬方無復更有曠夫，生齒日繁既庶，且教黃虞將不難再見于今矣。」
上一日命侍臣持新傳大覺禪師真示師，師曰：「即道忞未晤玉兄，然觀此道容亦尊嚴可敬，但頭戴青帽，覺從上佛祖無此體制。」
上曰：「何如？」師曰：「五篇七聚之中有一百眾學法，凡禮佛誦

戒，入聚落、進王宮不得覆頭，犯者突吉羅。」　上曰：「報恩和尚日常戴帽，畫工炤樣寫出，不便喚渠卸卻也。」茆溪進曰：「本師歸山後，聽諸禪夏不戴帽矣。」　上曰：「報恩規矩何緣頓改？」師曰：「玉兄面稟　儀刑，親聞　聖訓，豈更死守善道？」上乃述大覺應詔始末因緣，且言：「當日在山即堅臥不起，極是高尚，到了天津卻欲餓死不來。如人家請客相似，客到門了不肯入，教那東家體面何在？朕是直人，便艸箇札子數他一上。故論佛法，朕當拜他；若朕去歲教詔一番，報恩和尚又當拜朕。」師曰：「玉兄此番舉止亦無他念，緣生性不耐見士大夫，一旦蒙詔，誠慮赫赫天威難于瞻對。不知我　皇佛心天子，不向四威儀中簡點僧家，與別箇帝王迥異。」　上曰：「從古帝王信向與否雖有不同，然僧家長短斷然不問，凡尋僧家底事，皆是臣子做底勾當，故老和尚不要怕，朕指曹、王二學士曰：須怕他兩箇。」二人俯伏長笑。
上一日命內臣張問達寫師道容，裝潢既就，展示曹、王二學士。上為諦審再三，乃曰：「覺得丰神奕奕，有生動之意。」二臣歎羨不已，師因進曰：「道忞山野陋質，何當玉琢金相？得傳寫　御容一軸，歸奉山林，使臣民未睹　天顏者得識龍光，斯為千秋盛事。」
上曰：「昨在宮，諸臣亦奏請寫朕容，朕諭之曰：『世有遠而可傳者，唯功與德。自朕踐祚十有七年，今邊烽未息，四海瘡痍未起，朕無德而功不逮生民，如此乃寫形傳世，徒貽臣民羞。』故不欲也。」師曰：　「皇上謙光太甚，忞昔僻處，遐陬己飫，聞齊民頌　皇上聖明矣，心竊自疑意，　皇上生徼外，入中華又極幼沖，雖聖明天縱，然虞夏商周之治、詩書六藝之文未易悉也。今得奉天顏八閱月，親見　皇上虛懷，嗜學好問，好察如此，使生三代，何難與禹湯並駕？惜不幸而生斯世、主斯民耳。」士問其故，師曰：「世界增減互為循環，釋迦丁減劫出，衰周早已有亡國弒君不保其社稷者矣。今去衰周將三千年，民性日遷如江河之就下，惡業相煽，器亂臻臻，皆其自作自受。所以獻闖奮臂一呼，天下土崩瓦解，向非我　皇出而御宇，則生民大有首領之虞。然則我　皇功德，豈不天壤同流哉？」　上與學士由是釋然。
師聞　上龍性難嬰，不時鞭扑左右，因　上叩擊機緣後，復啟曰：「參禪學道底人，于逆順兩境亦須全身坐斷，不可任情喜怒。所以傅大士有言：『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即普賢菩薩亦云：『我未見一法有大過患如瞋者。』故曰：『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者，此也。」　上曰：「朕遇境逢緣多不能覺炤，然過後冰消，決不記懷那箇。」師曰：「忞素知　皇上長空皓月，不遷不貳，但

我　皇喜怒與別箇不同，恆言有之：『天子一怒，伏尸萬里。』待過後不記，早已遲了。」　上乃點首曰：「知道了。」
後近侍李國柱語師：「如今萬歲爺非但不打人，即罵亦希逢矣。又，萬歲爺極贊老和尚，言『胸懷平坦，亦最慈和樂易』云云。」
上一日與師廣譚古今詞賦，謂：「詞如楚騷、賦如司馬相如，皆所謂開天闢地之文，至若宋臣蘇軾前後赤壁賦則又獨出機杼，別成一調，尤為精妙，老和尚看者兩篇前後孰優？」師曰：「時人多謂前賦『自其變者觀之』下不合說道理，不如後賦命意更覺渾然無跡。據道忞看來，蘇軾自以才高忤世，不得于君，謫遷散地遠竄江湖，一切牢騷不平之氣付諸水月夢幻之觀。前來江山難再，風月無窮，即後來涉險歸休，萬緣一夢。非前篇之遊神道妙，無由知後篇之寓意深長，前賦即後賦，難置優劣其間也。」　上曰：「老和尚論得極當。」乃通誦前賦一篇，問師曰：「念得不錯麼？」師曰：「不錯。」上復言：「晉朝無文字，唯陶潛歸去來辭獨佳。」亦為師誦之，又誦離騷，至中間覺齟齬，乃曰：「久不經理，竟忘前失後矣。」復言：「明臣文章事業不減唐宋，朕極喜王守仁瘞旅文、洎申時行祛倦文，老和尚曾看過麼？」師答：「未曾。」　上命侍臣取來與師共讀，時日已入酉矣，師曰：「道忞老眼昏華，跟隨我　皇不上。」　上乃同師立簷前，讀竟復入就坐。少頃　上忽作惡，就外歐吐，還語師曰：「朕邇來脾氣不佳，適行者然燭，觸硫黃氣故歐耳。」師斥行者，　上曰：「老和尚不要責他，他那裏知得朕脾胃有病也？」師曰：　「聖躬太勞，乞回宮安息。」上曰：「適纔老和尚話尤未了。」師為敘訖，　上乃回宮。
上一日語師：「宮中有明朝成祖所集之書，名曰『永樂大典』者，以一殿貯藏，無慮數百萬卷。」師曰：　「皇上可曾看過麼？」上曰：「朕曾聊展一二冊，若欲看過，恐皓首窮年莫竟其籍也。」師曰：「年代深遠，繙閱為難，得不傷於蠹魚？」　上曰：「收藏謹固，卷帙如新。」師曰：「此書如何彙集？」　上曰：「依沈約平上去入之韻以為編次，如上平一東，即一東字便有五十來卷。」師曰：「其中所載何事？」　上曰：「天文、地理、山川、人物，凡有涉於東字者，靡不畢載。」師曰：「常言祕閣奇書多有人間目未經見者，道忞今日親聆　皇上天語，真聞所未聞矣。」
上一日謂師曰：「少林堂頭涵宇也集有五燈續略，將那付帕子底盡收入祖師圖。西山者裏有箇達如，亦是少林付帕僧也，在五燈續略上。若達如上得傳燈，朕也上得。」師曰：「到是　皇上上得，達如上不得。此僧嘗親近先師，在道忞會下亦住過，彼時不善用心，曾著境魔了一年。然五燈續略聞得，　皇上許他入藏是否？」　上曰：「朕那時知得僧家甚麼長短，後閱《楞嚴》始知有佛法道理，

知有宗門下事，及老和尚諸善知識輩則皆憨璞之力，故憨璞大有功于法門者也。」　上又曰：「聞得報恩和尚十九歲便悟道，得恁少年極是難得。」師曰：「少年悟道古來亦有，如佛日禪師見夾山時，年方十三，機辯縱橫，早已徹悟。但如玉兄廿三五歲便出世為人，乃奇特耳。」　上曰：「慈壽、玄水亦少年出世。」茆溪進曰：「南方如玄水後生付法者甚多。」師曰：「後生付法不道全無，如玄水敢在　皇上面前敲鐘擂鼓，陞座說法，也是難得。」上曰：「果亦奇特。聞他為老和尚修笑祖塔，不知怎樣葺理？」師曰：「四圍築了百來丈石牆。」　上曰：「裏面須做些房子，好著人看守。」師曰：「他意亦欲起五間塔院，尚未動工。」　上曰：「笑嵓和尚塔在那一方？」師曰：「出西直門，過了高浪橋北行一二里，踞昌平大路上。」　上曰：「此地朕常來往，不知有笑祖塔。」師曰：「荒冢纍纍，　皇上何由得知？」　上曰：「者番有便，朕當親詣塔前瞻禮一回。」

上一日語師：「朕再與人同睡不得，凡臨睡時，一切諸人俱命他出去了方睡得著，若聞有一些氣息則通夕為之不寐矣。」師曰：「皇上夙世為僧，蓋習氣不忘耳。」　上曰：「朕想前身的確是僧，今每常到寺，見僧家明窗淨几輒低回不能去。」又言：「財寶、妻孥，人生最貪戀擺撲不下底。朕于財寶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覺亦風雲聚散，沒甚關情。若非皇太后一人罣念，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師曰：「剃髮染衣乃聲聞、緣覺羊鹿等機，大乘菩薩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諸宰輔保持國土，護衛生民，不猒拖泥帶水，行諸大悲大願之行。如祇圖清淨無為、自私自利，任他塵劫修行也到不得諸佛田地。即今　皇上不現帝王身，則此番召請耆年光揚法化，誰行此事？故出家修行，願我　皇萬勿萌此念頭。」　上以為然。

上一日問師：「叢林日逐，如何行持？」師為陳說一遍。　上曰：「朕觀老和尚上堂與報恩和尚不同，何也？」師曰：「道忞舉行出自《清規》，玉兄尤仍時套，蓋一向沿習教家故耳。」　上曰：「何謂清規？」師曰：「佛法初入東土，一切僧家依律而住，祇分上座、大眾，就如今時粥飯叢林相似，無有堂頭統攝其間。至大覺懷海禪師刱建百丈叢林，乃準律儀、參王制，倣朝廷官府之儀，以立方丈主法之人，分知事頭首為東西兩序，并諸內外雜職。于是坐立有序、動靜有規，勒而成書，總祝釐報本等事，分為九章，累朝奉敕刊行，所謂百丈清規也。」　上曰：「老和尚帶得有此書麼？」師曰：「帶有此書。」　上曰：「可將來與朕，待回宮細閱，亦知得叢林規矩也。」師乃呈上。

上律身極節儉，凡諸服御概從樸素。一日語師曰：「朕衣裳非左右請澣，則終歲不更。」舉秋羅中衣示師，曰：「今日齋戒祭祀乃易此耳，然褻服尤然，紵葛數經澣濯者。」復指青袍與履，曰：「出見群臣，不好意思服此，妝箇體面。若在宮，則布鞋布襪，即此靴亦不穿也。」又舉腰間黃條曰：「此帶亦繫了五年。」師為熟視，覺已破損，乃歎曰：「我　皇惜福，雖大禹何加焉？」

上一日為師敘述滿州風土：「地方雖小，而山高壤沃，可以樹藝五穀，即果實亦佳。所乏者，布帛耳。至于人參、貂鼠，則南方又少矣。」為言：「參苗在土，固大小不偷，必高出群卉之上，故掘參者得以覘取，然亦在人財喜，有當面錯過而後來反見者。凡入山須裹糧結伴以往，或半月十日始回，間有傷于虎狼、斃于高嵓深澗亦艱虞事也。往時有采參誤踐熊庭者，夜昏不能出矣，熊乃采果飼之。天明得隊，反引眾射殺其熊，後來其人卒生惡疾而死。」又言：「西韃子則逐水艸而居，五穀不生，唯食禽獸肉，故其人腥臊不可聞，與朕東方大不同也。」復問師：「聞南方虎豹極小，即大者僅類黃牛耳；然朕北方豺狼俱大，若虎則過如壯馬。此復何故？」師曰：「亦風土使然也。」

上一日攜王學士至方丈坐次，師奏曰：「先師語錄，　皇上許為入藏，莫要箇本麼？」　上曰：「要箇本，朕方可批部施行。老和尚可有本麼？」師曰：「有。」　上曰：「將出來。」師遂陳上，上細覽一過，仍入套中，執持在手停刻，適近侍奉茶至，　上乃遞與曰：「好生收著。」

三日後，　上復至，師奏曰：「昨日禮部有官來，說先師語錄　皇上已俞允入藏矣，敬謝　天恩。」　上曰：「此亦小事。」師復奏曰：「今此間北藏，　皇上未經修理，江寧有南藏，乞　皇上命禮部可移咨江寧，先入流通。」　上曰：「南藏收藏何處？甚麼官員職掌？」師曰：「版藏大報恩寺，明朝管屬禮部，我朝不設此官，或責在僧司也。」

上命侍臣著北京僧錄司移咨江寧去。　上復謂師曰：「先和尚語錄還有麼？」師曰：「有。」　上曰：「可存一部在文書館，俟他日修北藏時可刊行。」師復進呈。

上一日早朝傳旨：「可將景山新鑄滲金大佛抬至萬善殿與老和尚隨喜。」巳牌舁到，師瞻禮竟，　駕隨至，問師：「適來佛相何如？」師曰：「真所謂希有世尊也，道忞此生固然未見，恐古亦罕有。蓋從上帝王莊嚴象設，何代無之？不過捐發帑金，命臣工監造而已，爭似　皇上親為指授，所以精妙無比。」　上曰：「此象經朕相度不知幾回。已剝蠟將就爐矣，朕忽下階回看，覺頂相不正，重命更改，故三載始落成也。」師問滲金之法，上曰：「先用皁礬

水銀塗象，後上金箔，以火煆之，金著礬汞即滲入銅內，然必三五回上金，方得通透無瑕。」師曰：「將來此象安奉何處？」　上曰：「朕在南苑邢有新寺，老和尚想未知道。」師曰：「忞亦微聞，　皇上為皇太后祝釐聖躬，故建茲寺。」　上曰：「要老和尚隨喜，意下如何？」師曰：　「皇上建殊勝功德，賜忞瞻禮，誠為萬幸，不知何日可去？」　上曰：「俟朕打疊停妥，然後來請。」過數日，　上復至，語師曰：「南苑有玄靈宮，亦朕邢建，左右碑文係閣臣金之俊與劉正宗所撰。今新寺碑要老和尚撰文，不命臣工也。」師曰：「道忞山林野逸，那裏曉作朝廷文字？以　皇上高深，使忞揆度，得無井窺天、蠡酌海哉。」　上曰：「老和尚不要如此謙虛，待請隨喜了便可屬筆。」師曰：「明日可去麼？」　上曰：「朕今日齋戒，明日祭祀，夜來示牲，五更行禮，則通夕不寐矣。回宮得寢息半日，午後方出南苑，至明日著人來請也。」
時上已命御膳、御茶兩衙門官就玄靈宮供辦以待，至次晚，　上差包裹三大臣就萬善殿迎師，四鼓發足，平明抵玄靈宮，包裹臣馳奏，　上問：「齋可辦得齊備未？」奏云：「已備。」　上曰：「俟老和尚齋畢，引至新寺前後隨喜了，請老和尚回萬善殿。是日也山殽海錯，無物不備。」兩衙門遵旨，于　上行宮正席坐師，餘諸門弟子則偏殿，安排齋畢，包裹臣如命導從，奉師還宮。
越三日，　上至，師曰：「昨承　皇上威光，得隨喜新寺已，儼升忉利天宮，又祇受盛燕顧，何福消之？」
上曰：「齋不麤率麼？」師曰：「魚麗所謂多而嘉、旨而偕、有而時，固贊歎莫能及也。第奉旨撰文，媿不雅馴，尚祈聖裁鑒定，毋俾辱國。」乃出以進，　上為展閱一過，命侍臣收入宮內。
次日，　上復攜王學士至方丈，謂師曰：「朕昨回宮細看老和尚者篇文字，極得大體，風雅典則不待言矣。」師曰：「勉遵慈命，如蚊負山，幸不罪責，乃蒙　皇上褒嘉過甚也。」　上曰：「朕固不通文字，曾與王熙看過，試問他何如，王學士曰：『此千秋不朽之文也。』」師曰：「忞實慚媿。」　上又曰：「即書丹篆額，還要借重老和尚。」師曰：「朝堂濟濟，不乏虞歐褚柳之賓，乃命順朱如忞者為之，一發使馬牽犁矣。」　上曰：「朕極喜老和尚書法，字畫圜勁，筆筆中鋒，不落書家時套。」師曰：「如　皇上不容固辭，乞敕賜寺額，得以綴文從事。」上制名德壽，命文書館畫格授師，師為擘窠書上，　上乃敕良工劉光陽摹勒上石焉。
上一日謂師曰：「老和尚苦欲還山，朕亦不敢強留，違老和尚意。俟三二年萬姓瘡痍稍起，朕思江南一行，當親入天童看老和尚。」師曰：　「皇上再不要動此念頭，忞見兩院巡方便拿船起夫下程，酒水百般支應，里鄙遞年，好不苦殺，況復　聖駕親臨者？沿途百

姓算來都是死數。」　上搖手曰：「朕自然有箇道理，決不遺累地方。」
過數日，　上復為言，師曰：「如　聖駕必欲巡幸江南，乞預先傳　旨諭，恣好在江上迎　駕。」　上曰：「朕動身時，必先著人說與老和尚知道。」
上一日語師：「老和尚許朕三十歲來為祝壽，庶或可待；報恩和尚來祝四十，朕決候他不得矣。」師曰：　「皇上當萬有千歲，覆幬生民，何出此言？」　上彈頰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揣懷曰：「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軀如何挨得長久？」師曰：　「皇上勞心太甚，幸撥置諸緣，以早睡安神為妙。」　上曰：「朕若早睡，則終宵反側，愈覺不安，必譙樓四鼓，倦極而眠，始得安枕耳。」師曰：　「皇上心血不足，可服參附諸藥餌麼？」　上曰：「早晚常服天王補心丸。」師曰：「補心丸有地黃、當歸，恐與皇上脾氣不對。」　上曰：「少時喜嗜水精、蒲桃，致傷脾胃，年來讀書耗氣，復有歐血之病，坐此正難調攝耳。」師曰：「乞　皇上早為珍嗇，天下臣民幸甚。」上曰：「謹依老和尚慈念。」
上一日語師：「朕于宮中造有關夫子勒馬聽風之相，身披黃金鎧甲，純用五色寶石填廁其間，所侍關平、周倉亦如之。今送老和尚還山，留作天童護法。」師曰：「恣被殊恩又光泉石，天童香火從此萬年不燼矣。」　上曰：「朕已命人抬至，老和尚可出共觀。」時相皆有黃幔遮塵，　上為揭示，則周倉面朝裏壁，　上呼近侍李國柱：「可與朕抬正此相。」師前代　上，上曰：「老和尚恐難著力。」時師行者玄猷近前，　上復揮去，乃躬自移正焉。因問行者：「甚處人？」者曰：「玄猷承天府人。」　上曰：「朕本朝已改承天為安陸州了。」者曰：「玄猷躡屩四方，久已不聞故鄉消耗。」　上曰：「也是真話。」
上一日語師：「天岸隨老和尚出京還青州，可分付他，不要更赴別請，當常住山東，教化北方。蓋過了黃河直抵京師，無有禪門主導四眾，極可悲閔，得久久闡揚一番，便都各知有此事。」師曰：「謹遵　慈命。」
上復語師：「老和尚還山，朕要留門下弟子兩位在此，早晚說話如見老和尚一般。」師曰：「道恣諸弟子都是箇愚戇底人，恐有不到處，得罪　皇上，反成道恣過咎。」　上曰：「老和尚一旦還山，教朕如何忍得？朕亦不留他在宮供養，本意要幾位有道眼底闡化京師。」　上乃自定旅菴、山曉二人，命擇前門善果、隆安二大剎，俾住持開法焉。
上擇五月望旦，差包裹臣劉之武送師還山。

上自淩晨躬候登程，時師早餐未畢，已傳　聖駕將出矣。師趨立門左，　上單騎卒至，見師下馬，師前慰上曰：「道忞還山，願　皇上定慮凝神，保佑聖躬。又月、晢二子在京，恐有不到，乞　皇上慈悲教育。」　上曰：「都知道了，老和尚不須罣念。」師曰：「即請　皇上還宮。」　上曰：「請老和尚上馬。」師率諸弟子就道，上騎忽出師右，諸人見　駕來俱欲下馬，　上止曰：「你們騎馬不慣，下了難上，不要回互罷。」
上與師並駕行將及一望，師再三請　上還宮，　上始回轡，少間師已抵北苑門矣。　上騎復至，促師馬首，曰：「老和尚還山可著人看朕，朕常著人看老和尚，不要疏間了。」師曰：「恭奉慈命。」　上乃與師握手而別。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四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五

門人真樸編次

偈

見聖謠三章

曾聞護國頌仁王，何幸勉勉見我皇？論道至忘天子貴，平拈公案細商量。
嚴陵加足不稱臣，光武包荒為故人，喝下疏僧承顧笑，千秋法社詠皇仁。
豁達雅方漢祖雄，御人以禮法堯躬，鉤章擬欲歌明德，浩浩如天歎莫窮。

上問孔顏樂處，荅云：「一箇閒人天地間。」因成四韻：

孔顏樂處意何長？自得吾真萬慮忘，一箇閒身天地內，半瓢風月枕肱旁。階前秋艸橫千古，眉底青眸貫百王，春雨乍滋霜又落，笑看人世電飛光。

上賜御畫山水圖（有序）

己亥閏三月
上傳敕天童，召忞赴京，命即萬善殿安禪結制。
上不時出宮就見，忘其位貌，待若賓朋，間於論道之餘，抵掌而譚天下之事，則靡不周知曲盡。一日出數軸示忞曰：「此朕數年前遣病時作也。」遂以山水一、蒲桃一賜忞焉。墨光澹蕩，筆意瀟疏，殆騷人韻士揣摩半生而未臻其閫者，
上獨優為之。昔班固作漢書，稱昭帝十四能知上官桀之詐。
今上十四，總攬乾綱，肅清海甸，不假霍光之輔，一皆出自宸斷，尚以萬幾餘暇博綜帝典王謨，旁及百氏家言，既承精一之傳，復探西來大意，至若詩文小技、筆墨餘長，猶善且美若此，竊謂中古帝王未有聰明睿智如今上者也。忞艸莽，餘生得奉天顏已屬厚幸，乃皇皇手澤輒以見遺，他日持歸，藏之太白名山，顧不成禪叢千秋佳話哉？敬拜手颺言為識其歲月云爾。
一幅吳綾御墨鮮，半含秋水半春煙，崩騰瀑布疑匡阜，澹遠村墟似輞川。寵賚固非龍惱缽，手遺全勝始豐田，名山歸奉天龍護，

佳話應知百祀傳。
上語及先師，每廑生不同時之歎，因出處士曾鯨所繪道影，喜動龍顏，遂命供奉王國彩臨摹二幅，備極莊嚴，賜藏天童，其原本留宮供養。
異世奚殷聖主虔，道兮師大德師全，空生寫就趺巖石，瑞相摹成下二天。彷聽雷音宣寶座，儼驚法雨灑當前，通身兩處分朝野，不盡真燈耀帝乾。
上詢先師語錄，因偕直說進呈，御覽徹宵，豁然神契，即日依忞疏請，賜同大藏流通。
微言師亦遠，睿智獨明真，既發終宵歎，旋教曠典新。琅函光吐月，玉軸曉生春，大義昭星日，昏衢息夜燐。
上詰：「天童何義？」為述其由，兼請寺額。
上下弘法，圓照真覺，法慶諸顏，俾忞自定。乃遵首二字焉。
名山希寵錫，聖主尚勞謙，兩字從高揭，諸顏聽自拈。瑤章侵玉漢，天樂動危檐，太白標弘法，名同實共兼。
上問：「祖山初見何人？」云：「天童先老和尚。」
上忽動容，因問：「有何機緣？」云：「以功夫不切實，為叩，蒙賜痛棒，云：『有甚麼不切實？』」
上曰：「適生晚暮，恨不及見此老耳。」忞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先師亦安能出得陛下大威光也。」
上曰：「得三五年，有箇會處當自見渠。」忞曰：「誠如天言。」
皇封彌浩浩，函蓋廣于天，當宁來何暮？先師往豈前？瞥而親薦得，一會自儼然，今古無畦岸，天言信不愆。
上所居師薨，堂門書「生死事大」，壁書「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之句。為語忞曰：「每對此輒萬緣寢削。」因進曰：「少年讀李卓吾『纔等待，便千萬億劫了也。』即日出家。」
上曰：「亦請老和尚大書，用以自警。」
君王方鼎盛，怛化切斯須，緣以大人覺，益之良士瞿。情封千界落，心月一輪孤，不住無生地，蓬瀛詎所圖。
上命供奉王國彩重摹幻質留供闕庭，適駕臨方丈，御覽一過為添數筆，遂覺生肖宛然。
皺黃項槁貌支離，任是僧繇巧聚眉，底費九重親手澤，為留七眾好風規。三毛幸已仍加頰，四面何勞更顯奇？堪笑古錐成骨董，萬年凌閣永傳持。
上念忞將別去，後會難期，自簡宣紙數十幅，命作大小行楷留宮。

上亦劈「窠書敬佛」四大字賜忞，謂彼此展視有同面晤云。
惜別君王重，多愁會晤難，何由能縮地？長此共盤桓。託意存千古，留思寄卷端，正虞風雨夕，未易等閒看。
上于乾清宮所祀關壯繆，親示良工雕刻黃金鎧甲，寶玉爛然，蓋經三年而始就者，因忞歸太白，賜作山門護法。
帝重關夫子，肖形百寶裝，海山憐去轍，歸護敕維匡。漢主猶堪託，髡徒豈足襄？名藍標太白，千載倚金湯。
上于庚子孟春爰下罪己之言，一切修禳諸事敕俱停止，特于四月八日嚴修水陸道場九晝夜，以忞生遐陬未之或見也。
慚受天恩渥，驚聞佛事開，在資心意廣，不惜大官財。僊梵凌空際，天真降九垓，為僧今半百，恍誤蹋瑤臺。
上于四月二十七日命遊南苑，觀新建德壽寺，敕近臣就玄靈宮寢殿設齋管待，極其隆渥。
南苑策遊，騎駿奔走，侍臣宮庭排盛燕，山海列名珍，飽德誠無盡，酬章媿莫陳，願歌天保詠，回祝向丹宸。
上再擇夏五既望，聽忞徂征，尤不忍遽離，如是促席晤譚于風晨雨夕者旬有餘日，無倦怠之意焉。
征帆驚遂挂，離思浩無涯，風雨晨兼夕，乘與遣復排。寧云忘勢位，直己外形骸，我后誠高朗，微躬若措懷。
上亟稱內臣張斐然與供奉虞世瓔，一學顏歐、一學鍾王，皆妙得其家風。因拈案頭敕書展視曰：「此張斐然筆也。」遂命天岸昇子朗誦其文，至忞法名，
上曰：「不當犯諱，但為國體所屈。」忞曰：「君臣之分無所逃也。」
上曰：「心殊不安。」
幻質同殊劣，虛名等聖凡，馬牛呼不惜，君國體何巉？盛世尊耆德，天王式舁品，山林叨履戴，寧越蓋與函。
上敕門人本昇，久居山東，開發四眾，仍賜所居大覺院為法慶寺，命侍臣出帑金五百兩，俾歸住持，勗以勉之。
祖風揚北海，帝敕在而躬，炳煥奎章揭，霈滂德施隆。大迻齊魯俗，深鑿智愚瞳，勿謂欽承小，厥聲天語哅。
上留門人本月、本晢在京開法，為存法思之念也，臨行規訓二子。
宸慮何覃厚？風雲藉爾征，因憐舐犢意，遂展及烏情。奮志酬先德，殫躬報聖明，毋為耽晏逸，鎩羽負生平。
上問忞：「幾時再來晤朕？」忞云：「待皇上三十，或狗馬未填溝壑，當來敬致封祝。」

上云：「老和尚定與趙州齊年。」忞云：「審如慈旨，尚得恭慶我皇八十也。」時學士曹本榮在側，進曰：「皇上固然萬壽無疆，我師亦合寶掌千齡。」忞曰：「果爾，則忞當百度來京矣。」

上為大笑。

逝水嗟難復，朝宗詎所艱，趙州如可匹，寶掌不須扳。六度登黃閣，千回覲聖顏，坐添長壽考，金口自宣頒。

上于十五日淩晨單騎御萬善門，敕忞乘馬並轡而行，親送百餘步已回輦矣，復馳至北苑門握手而別。

艸莽臣何德？皇情眷若琛，分攜重握手，回榮復言心。愁豈關山遠？悲因媿感深，生平珠玉淚，一瀉百壺斟。

贈普慈、印心二天使

宸衷嗜道邁前王，奉御每監內道場，不為聖神求法匠，勞勞誰問越山長？

對御譚禪妙有鋒，語當箭拄卻從容，恩波湛湛沐偏厚，常在君王顧鑒中。

贈靜香周觀察(諱荃)

鮮烹大國藝通神，小技詩文畫可人，休怪毘耶能慧巧，大千手擲若陶輪。

過淮河弔金龍四大王

丹心只擬挽天河，洗淨乾坤穢濁多，靈爽千秋殊未化，肯憑險惡作風波。

贈別山普應禪師

金錫半生縣帝闕，師名兩度受皇恩，祇將鼻孔聞聲息，日轉真經百億番。

贈祖山地姪禪師

傳得金車無底缽，編蒲仍打睦州鞋，那堪錫寄黃金闕，溫清依然日挂懷。

贈憨璞聰孫明覺禪師

延平劍氣干牛斗，況更磨礱在帝旁？殺活從伊顛倒用，當鋒不犯一豪芒。

贈玄水杲孫禪師

禹門浪裏擎頭角，衝破長天萬里風，騰蹋試行師子步，無端弄入帝王宮。

東來堂霓菴公王于朝罷時間從問道，終日無倦容，短章以贈，嘉其好善忘勢、敏而嗜學，有賢士之

風，無貴人之習焉。

帝子寵來必肆奢，翩翩誰得似君嘉？菲躬動若同寒素，超俗思將類島霞。學富淮南匪假託，藝方松雪自名家，幾回臨漪亭邊過，忘卻西窗日又斜。

贈慶雲李欽差

三朝歷事股肱臣，鵷鷺班常近紫宸，夙福信由多劫種，報來麟趾更振振。

贈範宇張欽差

少壯從龍佐闢疆，忠勤事事得君王，法門護念猶無倦，囑受靈山信不忘。

贈春雨雷欽差

殷憂王事知忠愛，清白傳家驗後昌，桂馥蘭馨方楚楚，三槐應蚤植君堂。

贈鄰襄沈居士

焚香阿閣日垂簾，三藏承恩許貫淹，塵內有經親剖出，何須破句讀楞嚴？

贈湘南徐居士

長侍君王賜澡修，聞思放赦罕餘留，從參活潑玲瓏句，不看諸方死話頭。

贈普濟上人

當年博施病陶唐，普濟何緣眾口揚？久隱西山稱逸士，今開藥室號醫王。補虛只用參苓散，導滯還加蔻朴湯，起死應知有活法，一回汗出自清涼。

為成茂、成幹、李大君、少君，製字孟祥、仲謀賦贈。

人言將相都無種，我愛孟祥有父風，飛鳥固然今已盡，良弓留待射天熊。
鳳生鸑鷟虎生彪，生子如君一仲謀，記取他年麟閣上，絳侯題後亞夫侯。

讀皞如曹居士申酉丙戌奏啟賦感

劻勷謾說奉丹宸，百六災思在甲申，九廟明禋誠已矣，二陵歸寢待誰陳？義憐埋主毀家士，忠憶藏肝剖脅臣，殘局留君還了卻，不妨長道未亡人。

題血書華嚴經(有序)

海虞行虛禪人瀝血書雜華大典，用藏四大名山，茲部首先卒業，因匍匐來京，擬上清涼，安置金剛堀內，丐余題跋。由是合十指爪，宣說伽陀，敬書于左。

真法供須身命酬，紅蓮舌剖太經流，法門無盡毛端揭，海墨難書一滴收。金色吐吞華藏晝，紫豪掩映百城秋，懷來五頂三千里，珍重天龍護似眸。

題白團扇

宛如秋月影團團，動著清風透體寒，八萬毛頭開孔竅，雪庭誰更覓心安？

題別山普應禪師所畫白菜

何意呈身在玉堂？淩秋幾度傲冰霜？自憐碧藻堪同潔，未肯時饈遠遜香。澹泊能明君子志，麤疏不入貴人腸，平懷一種天然趣，細嚼方知道味長。

次韻留別春平吳上谷

著手胸頭便了知，前身金粟更何疑？心空膴仕休官日，智決烏臺選佛時。勞侶不妨俾給侍，尼乾且喚是吾師，風流乞遍歌姬院，下士從教謗復嗤。
無家客欲擬何歸？為有林泉得便依，山采蕨炊纓絡粥，池栽荷補水田衣。頑心友石秋同冷，野杖聯雲曉共飛，篆縷消來清晝永，更驅萬象話玄微。

奉　旨還山，留別別山普應禪師。

再四陛辭俞復留，吐殘榴火上官舟，不堪回首君恩重，難割永懷道誼綢。歸意盛長方似夏，離情黲黮蚤如秋，願言保愛珍明德，日對堯眉踰趙州。
越鳥翩翩向故山，歸飛獨恨暌宸顏，固慚八載葵傾日，尚羨嚴城晝揜關。多嗜利名叢物議，誰膺寵錫等雲閒？回天不藉揮戈力，法社殷憂未可刪。

禮辭寶祖塔，留別守塔潭湘禪人。

南望故山北望祠，心縣祖寢更凄其，園陵幸藉長居守，墓木猶煩力護持。縱直艱虞須保愛，莫因枯淡便依違，秋霜乍降蘆華白，鴈足音書好寄知。

登舟南邁有感而作

從別九閽後，傷心已百端，憫茲弱者肉，猒彼虎而冠。聖主憂民切，黔黎見德難，為詢金紫客，因孰國委官？

舟至臨清，十月不雨矣，水涸塗見，長年束手無策。時護送天使欲遂棄舟，余示以九重德意、關帝威靈，果而河水驟

滿。抵東昌，大雨，由是獲濟。

大川稱利涉，水涸櫂為亭，卒地潮生浦，俄然漢起霆。雨沾天子澤，威顯帝君靈，萬國通輸運，皇心亦載寧。

過分水龍王廟，讀永樂朝開河宋尚書禮公碑碣。

大禹功成後，嘉君著令猷，力排南旺水，分接萬川流。裕國非當世，福民歷萬秋，往來簫鼓客，請一問祠頭。

贊

血書曼殊大士贊

非心非色謾疑猜，權號文殊妙辯才，襯足紅蓮隨地涌，印空寶座自天開。狻猊聲吼千魔怖，智劍芒寒萬聖摧，透體紫霞光飲日，儼從金色界中來。

普賢大士贊

萬行分披願海重，象王行處疾驅風，身雲彌布難思界，毛孔中含一太空。智似文殊稍共轍，慧如普眼謾舒瞳，百城參見吾師後，春盡落華滿地紅。

達磨大士贊(二首)

鳳凰臺上遭攙出，少室岠前受毒深，行道不辭獰惡世，為人徹底祖師心。
面皮鐵作石為肝，九載憨憨著壁觀，究竟心原無可覓，何曾有法為人安？

紫柏尊者達觀可禪師贊

秉慧劍、操智橦，金剛燄、般若鋒，開覺路，復禪叢，流藏典，惠顓蒙，精貫日，氣吞虹，佛幢震，魔膽恟，道大難容堪忍世，千秋法社想英風。

敕賜天童密雲悟和尚真，奉旨題贊(有序)。

己亥菊月，忞被召至京師，留住內萬善殿。

上一日備問先師勤至，乃出處士曾鯨所畫頂相進呈。

上自展觀，命學士王熙讀先師自題贊及忞制贊，動容久之，然後詔近臣收進內宮臨摹。一日語忞曰：「先和尚道影傳寫極工，所題贊果是真筆否？」忞曰：「的係先師七十五歲時書也。」

上曰：「朕已命工臨下二幅。」忞因進曰：「如原寫當聖意，可留存大內，願賜忞摹本還山，俾先師叨皇恩光被當不朽耳。」至十月之晦，依原本臨摹者裝潢始就，其一幅則沈香龍座備極莊嚴，于元正三日畢工。

上皆親送至萬善方丈，展挂示忞，并召忞門弟子俱來隨喜。于時皇情極為歡說，指所畫衣褶曰：「此皆朕手自著墨也。」復一日展示學士王熙、曹本榮，因謂忞曰：「即請老和尚題贊于上。」忞曰：「謹遵慈旨。於乎！先師自壬午入滅，迨今十有八年，尤能道契人主，致人主景懷若此。使與上生同一時，對揚休命，其遇合之隆又不知當何如者？雖然先師之道誠大矣、德誠備矣，而今上嗜道好德之心亦萬世而旦暮遇之也。昔神廟手書金剛經為汗所漬，思欲易之，詔問達觀可師，可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竊謂此段因緣為法津梁，光于有昔，故特表而出之，以示後之來者。」

大法身縣只一絲，拔山有力等閒持，鋒亡佛祖提綱日，舌結天魔妙辯時。毛孔散為千聖眼，道標留作帝王師，從茲太白歸藏後，殃累兒孫曷盡期？

敕賜別山慧善普應禪師真贊

百城罷訪入煙蘿，宗說滔滔似決河，缽洗禁池傾白月，經翻古洞涌金波。飲人以德同慈嫗，荷法唯公絕比阿，道影師名重疊賜，袈裟沐盡御香多。

慶雲李公畫相贊

諸艱歷試倍流離，壯志如山屹不迻，恭謹真堪追萬石，勛名未肯亞驃騎。曾無肺腑藏私怨，只有丹誠報主知，衣錦還歸行畫裏，長安共說好男兒。

春雨雷金吾畫相贊

丰神奕奕貌桓桓，氣自干霄劍自寒，閒跨征鞍平樂浪，笑凌夜雪獵三韓。亞夫勛業能嗣武，太尉家聲正未闌，最喜昔人長健羨，金吾仍作父時官。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五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六

門人真樸編次

雜著

參禪要語

此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翕也纖塵不立，張也橫亙十方，爍迦明辨無由，佛祖侵欺不得，一切平等，浩然大均，說智、說愚不得，說迷、說悟不得，說理、說事不得，說如、說異不得。所以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想，即如如佛。于此見得，不用回頭轉腦，罕遇奇逢，最省心力。倘或承當不下，便須著意參究，但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非語言所造、非寂滅可通、非思慮能知、非見聞可覓，然則要且如何趨向？如何著力？

第一先須發決定信，信者信得當人有此一大事因緣，可以了脫生死、可以超凡越聖、可以入塵勞而不被塵勞所拘、可以住境緣而不被境緣所縛，一信永信，決定無移。具此信力，方可于一切處參、一切時究。畢竟參究箇甚麼？日昨上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忞良久，問　上云：「陛下會麼？」上云：「不會。」忞云：「祇者不會底，畢竟是箇甚麼？是何面目？是何體段？但恁麼回光返照，痛自鞭逼，刻刻提撕、念念省察，日久歲深自有相應時節。然

皇上日應萬幾，不能謝絕諸緣，但事來則應、事過即休，除軍國大事外，凡緣務可省者即省之，切不可一暴十寒、不可思前算後、不可猒喧求靜、不可除妄覓真，于中或暫得輕安、或昏沈攪擾，或聖境現前、或倦勞思逸生，一念退舍不得著、一豪顧戀不得著、一念歡喜不得著、一念護惜不得，纔有所著，便成窠臼。直須如王秉劍，壁立千仞，魔外精靈一時俱斬。或有時目前虛豁豁地，不見有身、不見有心、不見有山河大地，切忌此處歇腳，快須蹋步向前，不覺不知築著磕著，如忘忽記、如暗得燈、如平地得寶、如遠出歸家，洞見本地風光，百匝千重頭頭顯露，色空明暗法法全彰，方知本性圓明，本來清淨、本自具足、本自現成、本無迷悟、本無得失。然或悟境不忘，謂之見地不脫，此病猶深，直須平平帖帖放曠自如，饑餐渴飲不資餘力，將前所知所證拋在糞埽堆頭，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海晏河清，端拱無為垂衣而治，方名了事丈夫也。」

師堯說

曰：「稽古帝王之見於詩書者，必堯舜為首稱。蓋堯之巍煥則天，舜之恭已無為而民自化，政治之隆斯為尚矣。然孔子復稱舜為大智，顧不揭其聰明天縱者，奚若濬哲生知者，奚若直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焉。邇言者何？即詩所謂『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所謂『芻蕘必采，工瞽必詢』者是也。

「今上踞菩薩位，現帝王身，無師智、自然智蓋已積劫圓成，故能總握乾綱於幼沖之年，又安天下于細旃之上，日應萬幾直如庖丁之解牛，于游刃之間無不恢恢乎其有餘地者，尤復敦兮若樸、渾兮若濁，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為心，此豈昭昭察察苛細矜能之士足以管窺萬一？乃謙光導物，不恥下詢而問字于芻。雖泰山不讓土壤、江海不擇細流，抑輕塵足嶽、滴水汪洋，芻將何自而上裨山海之高深，唯是仰體宸衷不自聖神與谷王善下之義。謹采詩書所謂敬獻二言曰『師蕘』云者，敢謂下下人有上上智？誠以芻蕘固民之至賤而識之，最卑者也尚可為師，則凡茲後先疏附奔走禦侮之藹藹。王多吉士，我皇有不廣，乃忠集、乃益虛懷而翕受之乎，彼人之好我者又何所顧忌？固靳夫嘉謀嘉猷之入告我后哉，虛懷以集忠告，則我皇無心思，而眾人之心思皆心思矣。翕受以聽謀猷，則我皇無耳目，而眾人之耳目皆耳目矣。眾人之耳目皆耳目故，耳目斯能及遠；眾人之心思皆心思，故心思可以窮神。窮神極遠，故無幽弗燭、無逖弗周。舉九州萬國之情形，無告顛連之赤子，日昭昭于衮扆之前，悉綱之紀之、經之綸之，勞來而匡直之，輔翼而振得之，俾咸適其所宜，各正其性命，將見巍煥則天之勛業可奏，于恭已無為之治也何有。於乎！帝賚良弼乃在版築之傅，巖釣訪渭濱而得鷹揚之呂尚，安知市井魚鹽之內、芻蕘雉兔之間，無名世興王之佐哉，則又不得不為我皇三致意焉。」

敕建南苑德壽寺記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以設教利生，無非開覺群迷，俾明自性而已。自性明，則塵勞息；塵勞息，則法界純真；法界純真，則超然無寄。故初祖之對武帝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然迷途未復、覺路方遙，苟不導修福嚴則沒在諸苦，曷由自振？此覺帝之揚靈火宅，凡以利樂夫人天者至悉也。乃後世過舉，匱國窮民，專求祜祐於靈祠象設福之修，且不勝其怨之叢。自蕭梁差跌以來，為世儒口實，不知幾千萬喙矣。

天祚有清，我皇應運，爰以幼沖之年總攬乾綱，削平四海，幅員之廣，奄有華戎。其於敬天法祖之規、致治勤民之本，遠則希蹤大禹、近實取譬漢文。語其敏求則經生未逮，推其問察則艸野可師。所以諸凡帝典王謨、詩書六藝，朝堂之得失、相業之醇瑕，靡不洞若觀火、別若素緇。尤復契慕空宗、留神祖道，萬幾餘暇不廢諮參，自非靈山大士悲願夙承示作帝王，何以臻此？

然君臨天下十有七年，唯是日求敉寧與民休息，概未嘗勞人動眾經營臺榭，少侈遊觀。特於順治十五年八月日指授臣工考卜 南苑中，相厥爽塏之地，刱茲靈宇一區，中建普光明殿，奉安釋迦文佛，侍以韋李二天，配以十八應真。前為護世四神王殿，再前為三門，司啟閉也。後闢方丈以安主法之僧，尊法教也。左右為廚庫、僧堂，安清眾也。殿之左翼供觀音、文殊、普賢，右翼供地藏、藥王、藥上，皆十方世界名稱普聞之大士，所以昭往行也。復設東西二樓，縣置鼓鐘于上，所以號令晨昏也。然後繚以周垣、樹以塞門，罔不綠疏青瑣，金煌碧輝。用是集福儲庥，上報聖母皇太后劬勞之德、教育之恩。是則我皇孝思永長百王足法，其與專求祜祐以庇一人者，不亦大相徑庭與！歲在庚子，實臣僧道忞奉詔來京之明年也。于時告厥成功，中外莫知。

皇帝以忞學佛之徒，于佛事門中為能曉暢其故，命忞撰文紀事，鐫諸豐碑，將以布告臣民焉。忞愚不敏，重違慈旨，謹拜手颺言而獻詞曰：

「世雄設教，開鑿蒙昧，如抉金鎞。上智悟明，識心達本，覺即菩提。小機羊鹿，詔修福慧，孩幼是攜。聖帝明王，靈山所囑，我法塹城。徒知崇奉，匱民斂怨，國是用傾，豈佛註誤？執事迷理，世實聽熒。大清啟運，雲開佛日，首出我　皇聖智生知，爰在幼沖，總握乾綱，神武不殺，懷綏以德，揉此萬方。勤儉斯躬，勉勉大禹，翼翼漢文，金玉為度，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古訓是師，亦經、亦史、亦典、亦墳，靈源一發，糟粕詩書。覃求祖意，萬幾餘暇，日就月將，諮參不置。乃知我皇，統御金輪，誕從佛位，十有七載，蔀屋乾乾，遊觀廢罷，猗與南苑，誰輸梵宮。四天來下，檐阿華采，象設崔嵬，金輝玉射。於皇聖母，宸躬是鞠，帝德式楷，皇心孔念。昊天罔極，厚地無涯，德厚恩高，何以報之？有覺如來，乃命臣工，匪疚匪棘，精廬是飾，以祈黃耆，以介景福，以引以翼。允矣我皇，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帝嘉忞學，禪證有辭，文宜朕詮。忞拜稽首，對揚休命，風雅典鮮，視于臣民，明昭有清，天子萬年。」

重修笑巖祖塔記

靈山正法眼藏首付摩訶迦葉，六十五傳以至我祖笑巖寶禪師，寶出幻有傳祖，再世而分為二派：一曰天童悟，一曰磬山修。天童出大溈學、三峰藏、東塔明、徑山容、金粟乘、寶華忍、龍池微、雪竇雲、鶴林門、庵村賢、通玄奇，與忞忝繼席天童，為一十二人。磬山出陽山授、竹林豫、報恩琇、山茨際、南澗問，又五人故。今寰海宗工凡弘濟上者，皆師後裔。

師唱滅萬曆辛巳，葬燕城小西門外，汝芳羅大參實銘其塔矣。李闖犯闕國變，塔幾毀，賴漢萍傑公保持之。厥後茆溪森慧樞地廓地增土垣，而塔免芻牧之虞。

今順治十七年，玄水杲與憨璞聰共捐衣貲，重廓地若干畝，礱石為牆，中闢三門，內修房舍可寢可興，規制遂為大備。聰容孫、杲微孫森與地琇之子而傑，則久參天童，稱角立者也。

皇清啟運，今上問道崆峒，徵車四出，一時報恩琇、憨璞聰首膺大覺，明覺師號茆溪森慧，樞地留供御園。玄水杲亦屢蒙顧問，說法禁庭不數世，且名聞京國道契宸衷焉，抑知昔在中葉宗圖九鼎係吾祖一縷之身乎？

夫世運、法運均有盛衰，當其盛時能憂虞而密挽之，可使不衰；當其衰時，能堅志而力持之，可俾復盛。今滋盛矣，吾恐其衰也，是在後之密挽而堅持者。

重修城南海會寺記

都城之南有寺曰海會者，刱于嘉靖乙未之歲，世穆二廟，咸命僧代度於此。至萬曆元年癸酉，慈聖國太后復發帑金，命內臣周宣、范江撤其圮壞而增修之，江陵張相國為文紀其事，詳且悉矣。

緬惟神宗顯皇帝臨御天下四十有八載，厥聲匪赫赫也、厥靈匪濯濯也。然而歲稔時和，民安物阜，家邦以靖，壽考以寧，是遵何德哉？推本而言，實由聖母垂範宮壺，凡百施為無非慈祥，豈弟之仁？福國祐民之事，神廟惟能孝思無斁，故陰受其庇蔭而不知耳。乃後世弗循也，誤聽訛言，悉舉累葉所崇之象，設萬夫牽挽出諸禁門，燬為通錢焉。及當陽九之厄也，報亦如之。語云「君以是始，亦以是終。」可不戒與？

今上受天眷命，撫有萬方，其于致福未索索然也，特于我法不忘佛囑維。

時順治丙申，歲久寺穨，都人士謀欲鼎新，乃削牘命本寺僧走江淮，請今憨璞聰公住持是剎，禪眾川趨，宗風大振。丁酉，上狩南苑，因幸寺，延見聰，復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乃命結冬萬善殿，賜明覺師號。

日昨上謂忞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由是觀之，聰公非明道蓄德之有素，何以導利人主？人主顧久而景慕，且殷殷不解于懷哉。

公住海會凡五載，殿宇廊廡與夫鐘樓鼓閣之屬率煥然一新，總用金錢若干，多三韓耿公樂助，而檀越羅一清實破產隳家力襄是舉者。今秋庚子功用告成，一清念因緣之不偶、締造之維艱也，丐予言記之，將以昭示後人，使永為十方常住，不墜風規焉，庶檀膏信脂為不唐棄云。

於乎！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須彌巨海磨滅無餘，矧一四天中有閻浮提，閻浮提中有大清國，大清國中有海會寺，刱之自世宗，修之自神廟，以及今之重修，皆未百年也，興廢圮成曾不旋踵如此，欲以予言永之，不亦迂且昧乎？然則如何而可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在聰公與後聰公而起者之品望去存，則海會之隆替可卜矣。聰公望天童悟老人為四世孫，蓋視予為猶祖也。

京都城南放生社序

成湯網開三面，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當知放生法門蚤已濫觴于東土之聖人矣，特以其時民性仁厚使由，不使知，俾無大戾斯已耳。迨夫晚年則殘忍已甚，傷殺滋多，快鋒刀于一割，忘業報之悠長。於是我佛大聖既推本夫性命之理，復為溯流窮源昭示往業，而後知作因于始，果必隨來，真如形影之不可假易也。故唐宋以後之仁人君子翕然歸向，惻爾生慈，哀人畜之無常、痛形軀之慘裂，或脫刀礶于垂死、或蘇湯火于將危，尤念其餘生，莫必託命無家也。遂有塹東海以為池、濬西湖而作沼，俾凡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紅鱗、翠羽、剛介柔毛之族幸獲殘喘者，悉游泳其間。此放生之社在江南水國、菱芡交加之地往往有之，獨大河以西至于幽燕皆千里高原，又人習騎射，而京師則四方輻輳燕享之餘，血肉盈俎羽毛委地，恬不知怪者，非一日矣。

徹機上人生緣南國、遠禮五臺，憩止都門延慶寺，覿而愍之，乃即柴襄明、王惠吉、范濬五諸君子謀唱此舉。一時朝宰若金息齋、曹厚菴輩同聲附和，因購城南隙地若干畝相度，隆窪為室為池，方在經營之始，則蓮生陸地早發殊祥、泉涌金波頓成惠沼，由是東海波臣得脫枯魚之肆，十千天子預聞長者之經。其最異者，牝羊為枵腹而求餐、三犢因全生而戴德，咸皆夢告夙緣，豈非往業推遷、人羊反復之明驗與嗟乎？報盡一朝，改頭換面，苟無宿命智通，雖有至親之父子、極愛之妻孥，顛連在側、苦毒當前，誰則知之？則又安

知彼四畜者非警聾覺瞶而現身說法者乎？此在京放生之舉所亟亟宜講者也。雖然生放矣、命全矣，何以使彼我生已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之為快哉？先德有言：「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請在社諸公更下一語看。

京都城西紫竹院放生社序

佛十力中，業力最大；諸業力中，殺業尤大。良以殺業能障大悲心、能戕菩提種、能招來世三途惡報、能令生生冤對相仇，互相賊害、互相食噉，無有窮已。何故？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知，凡有知者莫不保命畏死，況碎之以刀俎、烹之以鼎鑊？使其籲天無路，毒痛糜軀，能遂晏然于懷乎？所以戾氣于和乖氛致祲，兵凶繼作喪亂薿臻，數十年來，膏血沐川原、白骨連山岳，皆此殺業為之釀致也。而俗習成風，恬不知怪，固謂人靈而物蠢，殺亦何妨？然人矣或觸網而殞身，物矣反傷弓而畏曲，是則強弱有異，靈蠢奚分？且人物亦何常之？有玄鳥降而胚商、李生狂而變虎，是在一念之善惡，而人物之轉環立現矣。曹谿有言：「吾負汝金，不負汝命。」欠債還錢，理應自償。然則今之以命償我者，豈非昔我以命貸彼者乎？今我能不貸彼，則頫仰無累已為大慶，況全之以生、復之以性，使其飛潛食息，樂育無虞，將見慈祥德布，豈弟仁流？戾氣乖氛悉化為惠風甘雨，是則泰和充于國、善美浹于家，還顧影衾不大有愉快者乎？

都城之西有紫竹院者，蓋內臣宗公施莊居為精舍者也。背城僻處，活水環流，綠圃蒼疇，一望無際，而羅青錯黛掩映眉端者，則西山群峰之奇勝也。一日，鄰襄沈公與諸同人憩遊于此，睹茲勝概，慨然有發于懷，遂襄諸同志謀為放生之所。顧殿宇廊廡傾穨，復甚乃各醵金錢更番修葺，不旬日煥然復觀。又歲以雙月為期，遠近聞者無不踊躍隨喜，雲赴川趨。諸凡贖而至者，潛鱗翔羽及角蹄介毛之屬，咸各游泳自若安養得宜。復延僧眾六時課修，預為生物莊嚴淨土。于是鐘魚交荅，唄梵遙傳，一時聞者、見者各生慈怛，互相勸化，而華膴珍鯖之家，或止、或戒，翕然移風無慮數十百家矣。

嗚呼！鄰襄方留心祖道，果能與同社諸公因放生而求厥無生之理，求之既切，豁然如龐襄陽之「一口吸盡西江水」，寧止為一身一世洗業致祥，且將使窮生盡劫我之與物共遊常樂我淨之鄉，而後生不可得、死不可得、殺不可得、放亦不可得，乃至我之與物因業果報俱不可得，則利樂夫人世者又烏可窮哉。

于時鄰襄與諸仁人聞是言已，乃各合掌讚歎，發大殊勝心，仍即勒諸貞玟以為永久之券焉。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卷第六

順治十七年四月御札

錫杖還山，時縈遠念。茲覽音問，式慰朕思。來怦言，旋裁書附往，並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圮，恐年深人遠，陵毀堪虞。今特捐五百金重為修治，雖未必足窣波之費，然經朕一為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
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為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茲特屬禪師其悉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